

波斯鉅藏
丙

君道門下

共十

1490
103



君道門下

一 保養聖躬

二 取士

三 任官

四 君臣警戒

一 法祖 先烈裕後

二 儲嗣 訓儲

三 待賢弘功 賢哲效能

四 奔競

五 君對 進接臣隣朝會

三 監戒

六 治國譬病

七 適任 人材長短

八 朋黨傾軋 調制時論

九 經筵

四 對待 委靡頹塌

五 臣道門

六 不勝任 冒據

七 貪婪

八 憂治 危明

五 姑息 目循

六 賢邪 下別賢邪君子小人道消長

七 賄賂

九 諫諍 直言規訊

六 國祚 曆殺長短敬逸

七 入材

八 設佞 小人雍蔽聰明信邪佞斥邪佞

九 富貴

十 聽納 求言大人捨心

七 悼亡 吊賻

八 培養人材 教導

九 瘼曠

十一 復諫

八 祈天永命 敬德

九 棄瑕錄材

十 承順

十一 君臣交泰 際遇

十二 言路通塞

九 夢

十 簡拔

十一 諛讟 搆捏

十二 欺詐

十三 恬退 成功者去致仕見機而作

十 聖壽 天候復帝

十一 永賢 永賢自輔好賢

十二 貪冒 干進驟升

十三 君臣相須

十四 忠臣 憂國主廢臣死

- 四一竄逐 四八心性情總論 七情 懲忿窒慾 忿怒 省察 七十 知行
- 四二板蕩誠臣 四八 義命 命 情意 志氣 志意 志意 養養 養生 格物 七十
- 四三幣贊 朝聘 四九仁 至誠仁愛 五嗜慾 利慾 六存養 涵養 七理氣
- 四四亂世賢才 用捨濟 五仁義 義 五禮 禮 六謙遜 溫恭驕傲 七慎獨
- 四五節義 上國大夫 六良心 愚朴 六敬 敬我誠敬 七夜氣
- 四六儒道門 復見天地之 五信 誠 六誠 誠明 七不動心
- 四七四端 仁義禮 五耻怍 厲耻 六忠恕 思 七聖賢
- 四八性 性情 五執守 執守 五九中 中和 六克己 克己
- 四九性道教 氣質之性 五義理 義理 六理 窮理
- 五〇窮理盡性知命 天理人慾 道心 道心 道 道 六九致知 知覺



法祖先裕後

法祖 附先烈 裕後

明其時末疏曰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禮商訓周文武之謨烈何其倦不
敢忘執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先弊首非至於大
壞固未易以更改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蔑弃典章卒之國無籍焉何以治
曾鞏告神宗曰嘗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成王之所以循代而成王之真則美有假樂鳧鷖武有公劉
潤酌其所言者皆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食受祿委曲之常務至於危置之武夫行修於隄牛羊之牧人愛及於微
物无不紀所以裕功德者由小而大其詳如此後世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效美其上非徒蕩蕩鬼神竟寤黎庶而已也
書稱功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歎其善者所以起其無善與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功業者之
芳美昭濬戎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刻之於徑垂為世教者也○劉安城曰法祖非必彘聲執景株拘膠結乃於法祖也
安城曰氏曰夫子稱武王善循志善述事而以其踐其位行其禮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即閔予小子所謂
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循武王而曰循序思不忘曰循猶判澳曰紹庭上下無非法述之心其孝可謂不遺矣
陳永先生曰夫道者乃世無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湯文武之迹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猶曰乃反商政由舊然則雖
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死作聰明亂曰章然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之法何可廢也○不法祖而近希三五與
家有三金而持鉢于市何異
管周公作死述以戒成王而極祿文王先伐以為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遠也周公之意豈不以成王雖在冲年而耳目所遠則其思亦
感發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耶○易推之九曰突如其來如傅曰夫善儲者必有崇讓之義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九四突
如其來失善滿之道也
曾南豐熙寧間劄曰基學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無先富貴久而稱昌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大家之隆也夫禹

之積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威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戶被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
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子幽厲成王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
漢迄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秋相尋以起連武中兵然冲實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
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安秋出天室以還網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世十有四君其廢與
之故甚矣

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戚感美皆改之二后而不敢專故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萬曆輔臣張居正請教陳烈謨以裨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生不若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夫
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而言曰明言烈祖之盛德曰對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改要疎亦不能釋宋仁宗命
侍臣讀三朝聖訓及祖宗聖訓錄臣等謹將累朝聖訓宗錄殿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款曰勤學敬天
法祖保民云云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即深宮燕息之日猶出御講幄之省矣○法祖宗之道臣聞之文曰矣
必曰傳烈聖之心矣必曰會若祖之心也夫是言之心者本也試者末也

春秋書世屋壞者譏其不修祖宗之廟夫不修祖宗之廟聖人猶譏之況不謹祖宗之位不務祖宗之業自墜其緒述乎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度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之厚莫若堯舜
向使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若周家使子孫世守則曆年至今猶存可也

臣嘗於上志鏡考歷代治亂之由其治者必曰揚先訓必曰奉先訓其亂者必曰不迪訓臣於此有以知承先訓之為重也
遵先王而未有過聖之訓也以殿下之遵先而今日之弊如此監先憲而承先德傳統之言也以殿下之監先而今日之
弊如此○正考父作頌論商湯之具而延道虞司徒之切子夏序詩於文武之業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
明太祖著祖訓錄昭孫○南宮括曰禹被躬稼而有天下禹之有天下則然矣後諸道也而有天下何執豈非積

法祖先裕後

累功德至文王而與者乎○夫有典有則以昭子孫則禹以之與夏昭厥孫謨以燕翼子則武以之延周

明太宗朝文奉空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道具乎此書堯舜相傳惟日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
知要汝其勉之上願謂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毋朱徒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鑑錄以書稍充廣
之益以皇讓聖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
書帝王之道廢以不講所以亂臣○格于文祖舜之所以承堯之統也祗承于帝禹之所以續舜之緒也禹曰服湯之所以
率禹之軌也

以伊尹及太甲上中下現之伊訓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此則告之以先王之德德傳不至於昏迷也猶五子迷焉之戒以諷
大康也又曰于其孫弗乖此則訂之以夏桀之覆亡由不循乎禹道也猶禹以先若丹朱或舜太甲上曰丕承基緒此言
開旺佐湯故嗣王得以承此大業也又曰辟不辟忝厥祖此言為君不君則非但累於相臣而辱及乃祖矣又曰年乃祖攸行
此則勅之以盡敬以法先王也又曰无越厥命以自覆此言湯收亡為善開導後人則固不當顛越其命也又曰睿途先王其
訓此則使之親近成湯之全朝夕哀思與起其善也太甲中曰視乃烈祖无省豫怠此言當新厥德視乃祖之所為不可
刻而怠惰也又曰奉先思教此言思教則不敢違其祖矣太甲下曰今王嗣有令階此言承先王之階思所以懋敬德配
上帝也

以盤庚視之言廷都則必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不常厥邑言任者則必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曰人言世勞必曰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昔及送勤言保民則必曰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祿念先后之審擇利害則必曰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念先
后之奉畜其民則必曰念我先神后之勞亦先以失政警乎已則必曰高后不乃崇降罪疾以樂生責乎民則必曰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既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又曰召復先王之業既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又曰承我后乃祖乃父告我高
后作丕刑于朕孫又曰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既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又曰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說者曰俾先王迎我高宗之命傳說也必曰其俾備先王之道以蹈成湯之德也又曰允格于先王成德此言傳說之告高宗也亦言其能盡力行之工庶愆先后之德也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言先王之成法後嗣之所當守也又曰其尔克徂乃辟于先王此言何衡之輔湯今日之所當勉也

儲訓 附訓儲

儲訓 附訓儲

晉讀學記諸篇而知教之為先也夫人生八歲出就外傳教以成其身也家有塾黨有黨序教以成其家也人主之子豈特一身一家計哉書稱元良易童蒙正其教无貴賤焉而教之術莫若以禮也者所以十分而志也不現人之情乎捧瓦在者趨樽罍者饗捧萬金之璧者走若以道矣彼所應者重則持之者如不勝矣千金之家固其鑄百金之家理其垣千金之家索其金以處之其所守者大則其防之者如不周也國君者非直百金萬金璧千金家也其琴不待不與帑布異草莽之臣抱咫尺忠義一經以上即為文儒帝王非一經之畜也嚴大處士身游膠庠居客室翹輒善道帝王非一身之計也且庶民之室內儉於財外格於勢亦以恣一日欲而不可得彼前承後迎左窺右向者紛如也帝王有然乎鄰閭之子一失其教則傳俎不得升焉菴不得及主大夫不得齒其動心忍性者如此帝王有一乎此乎况匹夫不孝昏不及乎隣士不孝害不延于千里帝王者多以天下成不孝以天下廢者為天下計不得為是競矣故古重儲教者莫不惟本乎易長子至先垂訓昭昭長子者子家為震帝位之從出也于是為前震居之最切也昔在中廟朝李彥迪劄曰蓋世子國之本也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百官萬民之戴前有祖宗初業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其安危難合之幾存亡治亂之端一係於輔養之職得失如何○胡五峰曰大本臣然後可以保國天下元微之曰賈生云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材也近管蔡則讓入有周呂則義開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得謂教之然耶其始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印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之習自不得闕淫豔妖誘之色耳不聞得優笑凌亂之聲只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頥陰邪之黨游不得恣延禽逐獸之樂玩不得選異僻絕之珍凡此教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待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成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改之習已成之心矣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曰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恨也誦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

莫不敬懼其能而當其進者將待志則必快其所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將為馬逐駕而走為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益也今夫成王所益道德也所近者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右在伯禽魯而太公亦快其以益則其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

宋子曰後世帝王之所以教子者不可記誦書禮之工而未足以仁孝禮義之習察屬其負而先保傳之嚴講讀備禮而先箴規之蓋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而所以保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豈不危哉

宋神宗教太子太史言民全多近京故不利國嗣念志改下元憲十萬許衆凶悞知開封府王安石諫曰又王上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骸埋骨未聞迂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悞然而罷

呂東萊曰西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女之策言雖忠而道則殊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常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則博望巨賈容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道之無術無感乎其治效之卑污蹇淺也

蓋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者在下之常情也況子之於父其所視效又非上下之比也昔唐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而武之日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其教訓警戒之道可謂至矣然高宗不法古之哲王而終法太宗之所行然則太宗之所戒者特空言身故孔子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監戒

監戒

文天祥曰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為黔首以覆其宗為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非降自天生自損人而後去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潛漁陽之秋者書有謹乃儉德惟懷永為又曰不作元蓋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蒲旬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蕃然者臣常歎於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至為大經大法以奉萬世範世未有自高豈不悞哉

三山李氏曰詩云鷄之奔之鷓之強之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此所以異於禽獸而國隨而亡矣楊時所謂詩載此篇以見衛為欲所滅者非邪蓋淫亂非美事而不剛之者所以示監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書之亦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欲其君頹而請更受地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近世有建言徑進不聽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周武王鑑銘曰見於前而慎於後

劉向曰敗事不可復追丁鴻曰去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楊震曰存此所以失之監視與王所以得之由

美宗嘗張方子曰荀子不云乎聖王有百善熟法焉欲視聖王之法則於其察然者矣馬陽文武有傳政而不若者身唐之政非不善政久故也傳者以則論異道則論詳當今之世君必使堯舜臣必使禹稷是任任拘生之論非道皆濟用者也故臣情視唐氏之政者蓋亦實祖是錯借恭以喻陳事之意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世也今日所當監戒而不遠者夫孰如光海之昏乎夫孰如崇禎之亡乎光海初政不可謂大死道而履之嗣後於宦妾近習之淵苞直賄賂者以為忠良直言敢陳者以為悖逆狂吠狂吠出禁圍而不知禁與臺下賤實鑽邪進而不知惡陰邪之徒內外明燭終至於數絕倫紀則國非其任矣崇禎改亂非我國之事雖未得其詳而陶鑒之驕橫賄賂之肆行未有甚於其時則賢士之歲匿武備之疎畧必是亦離於近習而官屬之不嚴斷可想矣光海崇禎覆亡之迹殊而原其所以致亡之由則要不出於其心之不能公正而已昔周公陳戒于成王曰母若

商王受之迷亂賈山獻至言於文帝曰借蒸為喻彼元聖與鯀士豈不和前古之可監戒者何限而特以紂與泰為喻者蓋為代商代蒸者周典漢而其凶熾虐居成王文帝之所目擊而身歷則進戒之詳莫此之親且切也臣之舉光海崇禎為言者區區之意察在於此

文王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湯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周之所以興也節南山曰既醉斬何用不監十月之交曰哀今之人胡愔莫懲此周之所以亡也

恭誓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寡王湯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殷之所監不在於夏乎君奭曰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文王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然則周之監不在於殷乎

對

對待

朱子答胡廣仲書曰天下事物之理序當均平元對者唯道為元對然以形而上者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對而或以反而對覆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元對而孤立者○又答曰天理固元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與人欲為消長蓋元對然既有更便不得與更為對矣

程子所以中夜思對之義不竟手舞足蹈也

呂氏曰德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理之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元我則元對元對則無爭

姑息 附委靡頹塌 曰循

古之循序之君委靡頹塌不能振發以培基業者視其氣質類多昏庸不曉事理故仁義之論視為高遠流俗之談

比諸典常垂衣拱手坐而待亡爾十載故來未見才智拔萃有如殿下而仍循往丹日趨亡者也有所不飛之則衝天有所不鳴之則驚人日夜翹首以待殿下惕然覺悟之日久矣

古人云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凡愛人之道且然況於君父乎

在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程子之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後而法度廢弛庶事先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所施為寬裕詳密弊華事理而人安之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衰者蓋由徂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用馮河雖以泰治之世徂習安逸尚至衰者況我國家文恬武嬉痼疾沈綿解言如萬間大厦歲久不理有傾上漏宗稱蠹朽再腹漫漶支撐幸補苟度朝夕若不奮發振作鳩摩才會及

工易而新之則棟椽屋隙指日待必包荒之量容受善以馮河之勇洗滌舊習然後百弊革革庶積年之患試者今日國事頹廢漸至於莫可收拾而三百年社稷了死枕駕之地矣殿下之明靡不洞照殿下之力可以振起何為至今不下于一救乎昔者春秋之世衰道微諸侯擅制大夫專政天下肅禮極矣而孔子以匹夫之力猶且欲救一世輒環四吐而其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焉也蓋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而齊之也今日世道之降雖下於春秋之世無列國戰爭之患而殿下居得治之位非孔子匹夫之比欲治則軍治矣殿下豈可以無道必一吐而齊之耶 ○北海之肯徐當發落四箇字畢竟為亡國之大件

昔孟子向齊宣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朱子淺其不能為今者四境之內不治殿下當如之何然惟威武之發不免根苗於私意故陽剛未培浩氣未充一徑度故憲慎太過殿新奇而悅弄常樂因循而重改作以庸俗為中正以隘陋為貞方不察其危大情但思姑息死事不現人品高下但取端好過案白軸大冊爰托

匪人庸堂成美多用最下比之覆棊雖無敗手亦虛著終必敗大約不出於規例俾息之內而流循偷過之風日長
月引常皆有若鎮靜元事符選或故拱手元策顛倒苟且同知彼猶○臣雖登伏身野每引領希聖今年
雖不奮與明年必有振作如是者累年矣
罕年來未嘗聞有所欲為憂勞挂切而改未竟者仍循刻勵勤動而志猶蔽於私累委靡頹惰一就衰亂廊
廡之籌畫者不過以一紙虛文隨問塞責而未有若宗工夫一向警報相顧失色不知所為而小吏則又恬然矣○
踵常襲旧文軟深涵○以多自溢以回為慰
朱子戊申封事曰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昏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死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
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小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无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警於
以求規陳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焉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式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
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不能乎
上下恬詭趨便目前有若太平潤度
又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无事則午間使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使下手
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无幾直須來年如此
何緣長道
惟我願廟春介大有為之志每與諸臣論事溢於祥氣之表及其末年則非惟朝著肅然有振作之氣至於嚮聲
跛躄六思自奮今日窮視朝若向氣象委靡頹陷至於義理不明未見有舍寬忍痛底意思臣恐循迷之
宋之南渡皆論過於鎮靜朱夫子欲其大承氣症用理中湯今之省勢何以異此○如故紫獎履帝補粘直
終不成息樣矣

息也 委靡頹陷 因循

臣未知以今日之國勢為安乎為危乎大凡天下之事不進退則未聞有不進不退而惟可以維持長久之終始元憂
者也自古人主之御世保邦也有曰進不已之勢則雖不能為即致與隆之治而猶可以有與隆之望有日退不已之形
則雖不必即就危亡之域而終必至於危亡而後已臣現今日之廷勢有日退之形而元日進之勢委靡頹陷之深日
異而時不同此月不如前月今年不如去年有如此下瀨之船漸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者哉
聖志未定治模未定凡於政令措施之間未見有大奮發振勵之意而每有亭補弊兩為度昔日之氣象差一而
如此則役令稍持國勢幸免危亡之秋屋宇為守文之中主而已其何以儲先王之志先祖宗之業也耶
東坡策略曰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視色听其言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无
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向其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无
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无足憂也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
因循者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撥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亦昧乎方今之
勢尚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見西漢之衰其是非有最驚濤駭之行特以急濟弛廢
溺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十載之患是以日趨乎亡而不自知也
易大有之六五曰厥孚交和威如吉中溪張氏曰當大有海口富庶之貴人心易至玩弛窳裕溫柔雖足以首容非
於強剛毅則不足以有執故交和之後儲之以威和則可以保其吉也○凡旧例中擬者只當作此行之而已其无中擬
者則事係義起之事朱子以成德者行之
易之盡日盡元亨而天下治儲之日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吳臨川曰盡之時當勇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其懦
而止則終於盡而已豈能元亨哉
仁庭朝谿谷疏曰陛下循帝守旧大有為之心以謹守規例精密簿書无大闕失无大奸隱不失為少康

然此在平常之昔尚有不進則退之憂今殿下所處是併等昔耶

竊謂天下旺家之治末有不以奮勵而興為宗而成重而立者蓋到意外憤趨事赴功謂之奮勵教本尚宗
宏為謂之篤宗萬峰頓碎後持休安謂之重奮則有為焉寧則有功重則不為久三者具而後治道可
成歷觀古昔聖帝明王與夫英君伯主其操術有寓下成勅有入少而其不能舍此而為治則一而已矣旺家自初
始以來今已三百有餘年矣歷歲既多屢經變亂蓋棟裏把其勢已極而殿下以明然一身垂極學之運當艱危
之會其事有至難而其責有至重是必亟亟開拓決行萬洗如勅業之君改紀易轍真齊補裏北中與之至然
後乃可以振積衰之勢挽垂亡之運而元肇祖宗之大業矣此豈苟且之行因循之改可乎為哉而乃今君臣上下
相與為姑息循循而外旋旋而作未嘗奮發併勵奔走馳騫以拯頹綱掃積弊為心而雍容暇豫如在干世了元一政一
事真能透徹做得真能大段更革而徒見孫文日盛似物仿具景若可以責飾治教孫倫立道而其流或至於長
浮靡而傷簡朴矣論曰滋主氣頹頹若將以激濁揚清分別是非而其弊祇足以助浮汙而妨室事矣以至於
用人則專取聲望辭采置諸前列而真才實行或在所遺而不恤也行事則動引條例規式不敢逾越而祖宗良
法或反靡弃而不省也甚者乃或不深知其人才能兵否而姑使之以貸其或效不的見其事便否利害而試為之
以幸其或成或以人言行之而一人言罷之或朝下其令而夕已收还或細故也而爭論不已或小過也而剋核太苛利
有至微而惜之已甚事有至小而營之已詳大抵非苟且疎率則煩苛積積有使民玩其法下若其上而體統遂
不尊綱紀遂不振此其為不能奮厲篤宗重之端也

晉孟子曰若樂不暇暇疾不廢朱子慨然嘆虛肯以為大承氣症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臣却怪殿下
奮發大志而見諸行事只與守帝肯一般如此則亦何以激勵臣工作其事功也

殿下之所以措心立政者從未有以大異於前日而震揚之餘循之以消沮消沮之後特以為偷靡而惟將日之既勞

五 姑息委靡頹場因循

止說于少康矣惟將日今我不樂日月其津矣則今日之幾又安保其不為前日之虛拋耶噫今夫為州縣者一有弊
尚坐則吏胥為之寒心一有訟牒則小民為之嗷、人君之事重於守宰則晰夫軍旺之務殿於州縣則彰矣
操作威作福之權而事之而拘牽持國家利勢之柄而唯日以窪回則遠迤邐就陰綱紀之潛替事機之漸墮
蓋必有不勝其多者矣

國祚曆數長短

六

國祚 附曆數長短

明丘濬疏曰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宝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旺之統此歷六朝祚一百二十年我皇上登宝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无餘而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上天无意乎乎謂聖祖在天之灵无意乎乎謹按仰承帝皇祖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後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益其天年以滿其元也

李廷機曰曆數修短之際與人之壽命何以異哉今使司馬李主按數推策為余言曰余與喬松奇壽也則必薄其嗜欲損其起居適寒暑之和講吐納之方然後可以期于壽夫苟恃焉而斷伐之屑越之日尋于吉也而損其壽天和則向之壽人今為殤予矣彭殤尤常而司馬李主不驗也故善養生之士不以長年而齊慎節之道善處命之君不以多歷而遺敬德之戒是以壽與喬松各而祚與天壤俱也

詩云明在下赫在上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之德則天有赫之命此所以深也成王張氏曰周呂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遠蓋敬則不遠不敬不遠之分而歷年之延容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呂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无遠戒於後不知是不足以為周召

林竒曰若始皇者下謂大愚者也其目為謀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无窮昔先武之奉南頓也復田祖一歲老父願賜復十年先武曰天下重危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先武之言似若不如始皇者也然自以為遠期十歲而子孫相承至數百年而不替始皇自以為萬世之久而其傳至於三世而遂止者何者哉

立氏曰明君欲求來年之永莫若寡欲詩旺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歷真誠

有是事六誠有是理

悼 亡 吊 贈

悼 凶 附 吊 贈

朱子曰古人於師哭諸寢朋友哭寢門之外所知失於野自有許多節○歐陽公有曰言仁義之世乎使父不夫

子今則辨矣

李徑據神契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台人魂古人謂死為游岱列植詩曰帝恐游岱宗○已為死能也禮徑謂父母

死不能有如

周禮天官宰夫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與獎危財用凡所共者○山裂之憂巡微大还○一事戰棺萬事都已

宗天收椽○以还造化旧物○嶺推高梧林殘故竹○聚散者氣長存者理

祈天永命 附敬德

祈天永命 附敬德

明王瑋疏曰自古帝王受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元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之而已書曰皇天既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故周家以忠厚聞王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能傳四百載之業

理宗朝真德秀曰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忌戒懼者三代今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嘗之而巡忌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竊書而得基命之說而竊以為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已定而矣周公作詩曰王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元湯躬之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矣耳而文武之功配天固極天命焉乎而遠止心豈待祈而後永耶及視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差一再傳而一則以盤遊失時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乎失之天未亡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堪是以謂之靡常然後和公倦之之患非過計也然則德體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

吳昌裔曰天命不已流行於起居日用之間皆之整勅則為吉為永年為元疆惟休一有不勅則為凶為不其延為早遂厥命於一日二日之幾常有明澄定保之戒此帝王君臣所共兢兢也我吐家積德甚厚受命長陛下昭事小心罔不祗肅然夫天命不易天位惟艱災祥之降靡常休咎之幾可畏必因游于送罔淫于樂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無敢戲豫無敢馳而後可以勅天命必其疾敬德其德之用而後可以勅天命必如撥棊之衆難而不可以勅天命而于酒則天命不入班伯乎呼之戒不可以不思慎于色則天命多辟南威靡曼之好不可以不遠土木之崇非所以謹天戒大室瓊臺之箴不可不日陳乎前念兵之出非所以應天道再書造牙之銘不可不日省諸已縱使中真四山曰今天下仰皆臣以為天命未定之嘗也夫自共祖基肇造之命而太宗受之高宗基中興之命而孝宗之受聖子神孫德承于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之時蓋視皇天之時而知文王受命

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我之定也始則規之二吐馬求之不獲而又求之四吐馬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春馬
西顧命之為中夏王夫豈為然哉今中原假擬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昔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然所謂
祈者豈世俗禳穰小教福禍鬼神之謂也稽諸古誥曰敬德曰誠小民是已
明李廷機墨策曰夫敬德者以取朽頂淵為依而不以慢忽承也以鷄鳴向夜為動而不以宴安溺也以淵淵復
獲為養而不以声色雜也以折節轉環為虛而不以潛邪尚也以羸瓶濡尾為防而不以始終二也則一人之精神命脉
與祖宗接與昊天通將不祠之補矣不祈而永矣豈皇朝之曆數壽于箕翼而固乎芑稟矣
辨之象曰木上有大丹君子以正位凝命頂手庵日君子視其象則當務民於下以壹其液規井象則恭已執上以凝
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君以凝天命

夢

伊川曰於人夢寐間六字以下自家所字淺深如夢寐顛倒却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又曰凡事有飛入夢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无所感動平安為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悸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昔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
飢人夢飽渴人夢飲夢權者得官夢壽者得財好爭者常夢踴躍好色者常夢媵媼
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帝發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未神仙感方
士之言自以老子為其祖也感而見於夢其誠之形也
容齋洪氏曰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二書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言占非一而分
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解夢三曰咸夢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解夢商
人所作咸夢者言分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分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
懷季冬聘王公獻喜夢于王拜而受之乃舍蒲于西方以贈惡夢蒲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
高宗時說夢周武王公與帝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人有熊羆池蛇之夢呂彼政老訊之占夢
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略如是魏晉方技猶肯或有
之今人不復留意者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以占名者其爭絕焉
人之所以日用行事動靜語嘿莫非精神也方其發也為與物為接凡其可喜可恨可哀可樂者莫非吾之精神
為之搖盪流通者及其寐也心與魂交冥然相會神與物會猶然自樂方將行分於事物之中於是焉天
地向萬物莫不翱翔注會於精神之中或吉或凶皆則此心飛揚此神馳騁一息之間并祝四海之外一瞬
之際出入萬古之上吾之平日所欲為而不符者因茲而有焉所欲見而不符者於是乎得見其靈蓋而不宣者以據其

夢

懷歡樂而不盡者以和其樂唯志所向可以登華之乾坤惟趣所移可以臻絕域之遐荒魏安僻枕責賤於
俄頃奈爾相廷物人於夢境智勇者都忘其智勇富貴者若喪其富貴良故國千里可以為咫尺深愁高斛
可以為曉雪強胡塞北雷擊於分而英雄之壯志乃遂守日勝景翰細於枕上而天子之送遊是恣飲進餐
孰而武林之縣半作風雲之臺梅揮故旺而沙漠之地還趨遊燕之所視史於討奸而斧鉞於地中送年花
於竿端而造化其文章早

聖壽天候復常

十

聖壽 附天候復常

明蕭摩訶曰近者恭聞聖躬偶不違和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震懼隨又奉聖旨朕比少安云臣
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忻躍非但愚臣之心如此一時大夫臣僚遠近黎庶莫不如此誠以皇上身仰
為天地神祇之主宰俯為羣生億兆之靈師上承二祖八宗之鴻基下啓萬世之聖子神孫之大統聖躬萬年
有慶則俯仰上下俱有餘年之慶一日未安則俯仰上下均鮮一日之安其為關係莫罄名言故凡臣子之心自
有所不能已也以臣子懸切之心自不能已仰惟皇上慎重之心自越常情而凡所以養壽命之原而對俯仰上下之
望者寧俟臣子之言哉○又曰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中凝則聚通則流而不滯防則為溝為壑靡所不渴
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為主而愛惜神氣者必以慎節情欲為先是古先帝王祀正有帝故御
奉有帝期誠不以一時快心適意而勞形損精以貽莫測之憂今陛下年於南也正如四時之春則方成而為於
於揚惟於於揚之皆帝思保合則盛者長賊茲者聖躬遠和甫安又如一湯之復則尚微而成於接動自非接
動中養以安靜則微者從微此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伏望皇上深念天地祖宗付托之重遠雖子孫臣
庶仰望之殷敬身則如敬天地祖宗愛身即如子孫臣庶神氣雖復而調養保獲則欲密心清神凝氣定
既以培皇上聖命於億萬年而物阜民安本固邦寧又以培宗社是命於億萬世矣
真德秀曰自昔臣之善君莫不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政美而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降二則曰天
天百福降尔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德之思也今遇陛下調養之秋尚美於上尤當此心法知與海口臣
民頌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我后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君愛而已亦奚益哉謹以古聖王之說彙列以
陳一日先送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送也則為書以武王其言殷王中宗
享天之久本於嚴恐宣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周文王所以享遐者大抵皆從益

百聖相傳曰此一教曰恭曰敬曰畏曰懼曰非敬也二曰親賢則壽曰公卷何之壽亦為式王而作其三章曰午
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德之曰有馮有翼者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迎其君
於道而受天之祚也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禘祭而作也而日假我皇考後予孝子又中以有壽
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思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祀遺其後人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
曰仁者壽惟靜敬壽也五曰有德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執者
悟之者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不承非天民之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天之道故天亦天之道故天亦天
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訓自監與又陛下所當除用其力此五條皆聖王之格言也世人主之樂石參而味
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與德則餘皆在其中矣
度宗朝高斯得曰既無送之所以克壽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葆醇鍊粹雖於昭陽執館臨宦官
女子之陰帝若慈門帝視對守士大夫之貴則微疇壽焉安符以區薄清明之躬而壽基福本豈不億
萬年而有永乎
王禘曰福有五而壽為之先德有四而仁為之首其理固相符而其狀固中必也獨不現天地之壽本諸仁乎四特
賴以而生或萬化藉以發育而為春煥而為夏淒涼厚然而為秋冬也鼓動而為雷霆散世而為風雨凝結
而為霜雪引於千古之久而無異於千古之後散於萬物之繁而不遺於一物小天地之仁其大如此故自開闢
以至今于循環五不知其幾矣造物態吾不知其幾矣史元會運去吾不知其幾矣流於皇帝王伯吾不知其幾矣降
天志之所以最久者以其仁之大也聖人之心果何如天地哉現其於蒼蒼乎化育榮於陰陽以不
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寬裕溫柔有海涵春育之態茲祥惻隱有乾履坤載之恩其仁既如天地則其壽也又
豈異於天地哉吾知其天不害不生淫亂不作一元之元氣固矣三五之精華完矣萃封不必祝南山不必頌也而自

聖壽天候復常

十

得夫龜齡吐納呼吸不必事丹砂藥餌不必服也而自享夫鳩弄神仙方士不必有披蓬山廬洲不必遍歷也而
自優游以享耄耋老耄期頤焉天地不已而聖人之壽亦不已豈非天理感應之機人事修為之力所致乎大抵壽雖受
於初而理之完者亦可以變其定故所謂人能勝天蓋以是也現堯仁如天而百十七歲舜德好生而百有十歲至
於禹湯文武修德行仁不減百年皆能享安富貴尊榮之福於元窮者蓋以故聖人能全天地之正氣而與造化
相為流通也不然何其壽考之若是其長耶夫仁者壽不仁者夭理之必然也然以盜跖之不仁而反壽以顏子之仁
而反夭此蓋理之變而不可以常理論也
韓昌黎曰昔者堯帝在位百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七十
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百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皆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數所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
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皆佛法未入中土非因事佛而致也
種氏曰人莫不將送欲而其甚好者壽也以其所甚好者其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送豫為未必其
生也漢武帝唐明皇死欲欲而享壽如此是乃千古昏辟之所藉口也然性賦生不能享享者皆是而漢
武唐明子一而已焉守壽望於此哉
鄭玄為文王爰動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送
呂氏曰憂勤者少壽匿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時以戒成王室萬古之龜鑑也蓋人之心為有所存
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矣孔子所謂仁者壽壽壽人所謂樂也君子壽無疆是也○蓋取天
列而病加於火愈之訓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正善氣又所以長年也神氣耗散而根本

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清亦足致天○張華產病中移心法曰但得此心如對君父久之自愈愚謂人能存

心如此則豈特愈病之方而已
達在萬曆甲辰年宣廟遠豫累月入侍諸臣皆言臣某等刑書洪中臣進日治病如治國君止而國治

心者五臟六府百脉之君必須寡欲清心以安定本原諸病可治不守壽高藥餌當時身者以為守臣所進
勝於瞑眩

病加於少愈者天人之所共戒也此以事在人則易而在人主則難何者節飲食乃調病之
第一義而高食所進不啻萬丈少思慮乃調必病之取上方而一日萬機迭往聖慮其他紛華之事耳目之

欲陷滋暗長與病相角者何限此人之最難時少愈之戒者也
王侯遠豫久未復帝親吳溢目靡有底止血氣未祥和暢則思慮或至於煩惱後效未見後應則心志

易流於怠慢煩惱則志物之失值而失命中心怠倦則出治之本遂以微倒願聖明每於積查未寧之肯懈意
欲生之際澄治思慮豈起心志母或有二者之病馬

兼曆中張以誠日蓋死遂以清其心際則象欲死而乘於口而君志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強固壽身之道也元送
以端其治源則百私无所溢於外而玄德君德日益下究民德隱日益上通壽旺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而本

於視復考祥則舍吾身之美動无所謂吉也詩之言多福也本於永命則舍吾身之修德无昭謂福也傳之
言定命也而本於動作威儀則舍吾身之夫中无所謂命也慎之言歎視听之間而遂閑乎吉凶善敗之大惡之

失微宥密之內而能於乎宮登玄默之表則知行天之道信无有過於一心矣
帝念聖上自己丑以後美疾累嬰源委甚重而諸症發寢膳失序者非但神明所相崇也亦有功宰惟我殿

下稟氣取孕精力高旺致有疾崇而壽古禱完故今於大勢似得差安而病根有雜史祛症候遠歲復
升而真元漸至於耗錄春秋益加衰邁而氣血損減於壯年聖王攻擊之餘損害甚多寒暑交換之餘節宣

尤難差或大愈之戒誓弛換券之道漸幸則六氣无以調均百体不能和泰元氣无所恃而宿症不可除矣臣
聞仲川之言曰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其一即春形而至於長生工夫可以勝造化又曰吾以忘生循欲為保此乃好

理之言深和保護之方其所謂勝造化工夫不進在於忘生循欲之戒耳夫豈若修鍊家能任鳥仲之為卦
意人情孰不欲愛惜其身体保善其氣血而既有形氣之私不能无人欲飲食也声色也忿怒也紛然迭攻心為

之役則氣血先傷病乃乘之是以醫家切戒亦必日清心寡欲此蓋本於攸家克治之論而而所引仲川之訓
亦不外是矣

心先定則靜、則事物不能亂然後恬靜无妄无妄故无事无事中以各物中以各年推之於家天下皆
此人君為四方之表出言而為天下則行事而為天下道主靜而為天下極皆出於靜故其本靜者以事則其

績應以物則其則正治道既張而四方无吳黎民大傾長久治安皇帝在位百年大是八十年端頌七十
九年帝學七十年克九十八年三拜禹皆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戊丁五十九年周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
三皆用此道也

保養

昔人有語道氣者向明道曰君亦有病乎曰吾毛髮萬而冬表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直西山曰高宗之言于旺七十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恃尊自強則堅牢精明操存則順軌而

十一

不亂收欽則精神以守而不浮此皆敬之方而壽之極理也
得養聖躬

明皇時東疏日人至一身天地神人之至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盡了机之繁人至而後左右何者
非声色之娛嗜慾之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骨損維有願治之念先夫其振

勵之本矣

疾病之未聖人慎之古者聖人作法設官直三公之職其太保太僕其身體保養聖躬專在為宗社億萬年遠計矣

憲宗朝張阜日神慮濫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疾作古之聖賢務自顧養不以外物撓耳目声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補慶用昌在易元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補藥此天人之符也

人主之身至重而欲至公慎之又慎而神加王而氣和加故不損而康不折而補勞其身而安後其身而身存哲臣與王所以永保鴻名帝為裕首者以此道也

今夫方饒之謙不以得而讓之為讓而廢者真愛重者也干特之鈞不以桡而莊之為室而浮編者善定鈞者也夫人愛重其精神寧直儲養神而己將必有廢廢浮編之道焉善養生者必損生善損生者必不以

以傷傷生夫人主之精神不能不用亦不能不用夫惟執玉奉盤之俱動于懷則德不待伐其性矣集木必谷之防金于慮則物不待損其和矣故曲房邃閣注床越席不北御從章而所給宿之安也慈息怡養茹茶解木不向夜求衣適也語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腐故道入主以逸也者人主得馬而於身不便矣視人主以死也者夫人主不得馬而於身使矣夫損身與損生內外異而非懸指也保身與保民上下殊而形勢也故無醫者人主之素向也

夫人之身氣之所保者神與精而百病皆傷心理之固有者仁與義而七情皆傷乎心之太極也血氣與仁義一陰陽也四音萬物保於我奉為三才與天地並至大小殊殊一氣無向况首生庶物體元建極者言動與休咎相應則損養之道誠不可不慎也心者君主之官神相出而諸血為馬師者傳相官治節土於而

保養聖躬

十一

諸氣騰焉水火相濟然後經脈不差而得天行之度仁為春生義為秋殺喜怒哀樂必致其中和世後配乎天地而建位育之功其要不一以理養其氣而善養而己漸生養生其法豈異哉故君子動息節宣操存者養口外交養元一撓損程伊以筋骨無礙為孝向之得力朱子以存心養性為治病之要務此中脗矣古人之上醫療心痛逐瘵疾欲治其疾先平其心蓋者活物也則生病而大患者念慮也妄念者存心難治夫以司馬光之誠意而患思慮也紛亂達朝不寐况於蒿机之頃惡雨中之保養之方豈與在下者比伏願調攝之中煩神者儘極急於速效勿忽少愈但念古人在心療病之使神氣長旺風邪自退以為宗社千萬歲之慶此中外之至望也

夫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得其寧性後心得其養性得其全足故聖賢之孝既持其志又養其氣使血氣充充元不耗以助養心之功其勢不待不耗也孔子大聖而慎乎疾程子大賢而戒忘生此豈區區為延年益壽之計哉特以養心而全其性也况人主一身付托甚重一身失寧便為宗社之憂在不可以不自重也

夫人之稟氣有厚薄猶井儲水有深淺也水在於井有終日吸而不減者有二掘而已渴者人亦如是其嗜欲不知自止而猶享康寧者有少垂保養輒生疾病而艱難調攝者人見從欲之康寧調攝之艱保遂以酒色為無害僅憚為元益此亦和命者也今以聖上志慮之正嗜欲之淡猶不免累、怒度則安知聖賢清粹有條完寧不足必加有倍調養之功智思已正而益慎於微嗜欲已淡而益謹其防然後乃得玉體之康寧者耶

夫定心志者譬之則安社稷之方治疾病者譬之則得過境之事程子所以論克己工夫以為道人欲所以捍

過境存天理所以安社稷朱子又推源其說以為今日之事改此殺下何不清心靜慮以志帥氣弁退宮
官官妾類接賢大夫以為怡神養性衛生調元之道乎嗜好日去元氣自壯則不惟外邪之感自然
退听天理既存大本既立而推之天下之事无不如意矣
夫起居節宣之營起於身常憂雨之私祇敬其肅之戒或懈死而不覺因以成習積習成俗或哭甚
下畏也又豈但政治之漸失而已有至於壽命之本也况疾病聖人慎之昔孟武伯向孝禮孔子曰
父母惟其疾之憂能以父母心為心乎請孝矣以武王之特聖敬德不營若血服御皆有銘其帶銘曰大戒
修容慎戒必恭則壽聖人敬戒深如此
暑月停視事此惟古余事然有漢獻者徘徊於是好廷爭者徘徊於是借前箸者徘徊於是士侍
氏諸者徘徊於是工執芸事者徘徊於是損吐体而拒人遠者為不夫矣考月之令夏月君子乘戎節
嗜欲定心氣然則安律於宦官官妾之上不謂齋戒節嗜欲定心氣必不生於講論經傳之間也
隨之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程子曰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向昏晦則入居於口宴息
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白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今日所于慮者莫大於四時之壹以以何也昔晉平公有疾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所改以所防向夕以修
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雍閉歇底今乃壹之則生疾矣說者謂平公惑於女色而向其
四時也又泰和視平公之疾日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以善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說者謂不能匡
君故和良臣之將死而君不為天之所佑也是謂聖上尤當以為至戒於此而外方傳聞不勝其可憂者未如
殺下慈用之中而看者何書所接者何人而預於此未甚警者耶

與五福消六極

興五福消六極

十一

明李錫疏日書之洪範有曰九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欽
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補之本補者極之效言君之一事一物一動一靜無不極其義理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壽多
男本之於俊德舜之祖位名本之於大德日德像大德建極之謂也○張氏曰補極之極以人主論之則在人主
之則在人主
呂陶曰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為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列於終者蓋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不幸
之字也五福之條有壽補康寧而六極之別有疾病短折者言格王之治可謂民於補而不可敗之於極也然
則生民不幸短折而疾病者豈非皇極之累哉是以古稱堯舜至治者蓋無害于失身之民也嗟夫天下之
民不奉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質之洪範之五福則未能數錫驗之堯舜之至治則徒有女媧女丹詳終
闕改而為駢躡之具哉
林氏曰唐李汝云天命他人皆言唯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皆稟於天君宰制之自五行至庶徵
各得其叙則民故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夫其叙則民臨於六
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之造命者豈必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法道之極方也故九疇以是終焉
皇極建則欽五福以錫氏為壽補康寧丁攸好德考終命否則欽六極以厲民為已短折疾憂貧弱
欽時五福即九疇之五福九疇至五福而終宰自皇極而出言九疇之五福豈捨皇極中之五福而它
有所謂五福乎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四海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補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
新安陳氏曰皇建極則舉去其降而五福之此君所當嚮用以為勸者也皇極不建則舉去其
極而六極隨之此是所當戒用以為懲者也嚮與背皆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
吳惟川曰五福人心所嚮也君之所向在是而帝顧民之獲也福則民可以致福者庶不勉矣六極人心所

曰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帝患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災
成象蒙休祥而五補應之或夫其直則幸氣成象人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洪範以五福六極配數之
九而為九疇之終

故事上元即設齊謹日為民祈福陸象山先生會吏民備世範五皇極皇建其有六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尋代讓事日皇大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
克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需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承天地發育當此之昔凡厥庶民皆
能保此座守封人之有士君子之行愆氣成生董為太極向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欽時五福
以錫庶民捨極而言補是善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也惟皇上帝降而于下民南極也凡民之天均有
極但其氣而有清濁智識有南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和竟後知使先竟後知使先竟後知使先竟後知
所謂天民之先竟者也以斯道竟斯民者即皇建而共有極也即欽時五福用敷錫庶民也今聖天子
皇建其極是訓是契于帝其訓无非欽此五福以錫庶民守令承流宣化此是承宣此補為天子
以錫庶民也凡庶民之愛其親者知敬其長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秉天子所錫之補也夫若保能有
是心即為保極宜待其壽富康寧是謂收好德者終命凡庶民亦有天臣上下知有中謂中其心有善惡是
冰如有父慈子孝兄和弟恭夫義悌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秉天子所錫之補也身或不壽此心
宰壽家或不富此心康寧後有患難此心康寧或為吐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言論人
一心此心若止无不是補此心若邪无不是秋也古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補目前患難為秋不知富貴之
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也逆天神悼聖賢之訓呼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
父祖自害其身此豈思亦有不中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真欲自絕滅其本這從

是目前富貴正人現之无異在國壽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止其事若善是不逆天也不逆天鬼神不憚聖
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志神鬼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祖父不負此身仰无所愧俯无所忤
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現之即是補德作善降之百祥你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則知補祥殃之至如影隨形如響必聲此是理也

人君之心和則天志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民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而令細微積為壽善為富舒為
康寧富為收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美者賦為甘露慶為慶雲垂為德星故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味乎
昔六曜順乎軌道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之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聚而德去矣人君之心和則天
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民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悞攻為疾聚為災損為負債為惡
耗為弱其美者則降為伏陰陰為愆陽守為彗星功為暴風降為苦雨四者夫其序三辰紀其行近乎
雅稱邦胎之生皆天闕而不遂木石爭出之怪皆緯緯而畢至矣

極附皇極

陳亮曰夫一道德而曰風俗者乃五皇極之幸也極自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達極也以太公至心
之道而登天下不悖于極不罹于怨者此化而曰之此豈一人之私意乎乎先倫无黨无及先側以會天下
於有極而已

節齋蔡氏曰益之九五云有孚志心勿向元吉有孚志我德蓋上以有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極
用敷錫庶民者也下以有孚而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也慶餘輔氏日詩之神之帛矣語矣多補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屨黎百姓為子德蓋言神之降補推以至於民之質室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德也
亦洪範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也

皇極者九疇之極也五行之既會○民之歸極者北行者之赴家食者之得飽○極曰至而元餘之謂極
朱子曰皇極者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梁之為屋極有天下之絕德立至極之標準四方輻湊以現之自東而
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也中法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仁者莫能加也語
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孝者莫能尚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秋於
人如挈策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

又曰漢儒誤釋皇極以為大中又不知中字之義至精至密至至密而後務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
知修身以立政而溺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變亂而秋敗道之尚有欲補
錫氏之可望哉

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收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歛衽聚五補以爲皇
極之本又須敬五事順五行守八政懷紀以結衷箇皇極又須文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頌正教
合宜獲幾便是考之於神庶幾便是驗之於天五補便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
理字昔年才子日自昔言者每當吐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為一說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中而不知往
之所謂皇極者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固之所謂以為
氏極者是也自漢位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遂以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為金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犯
元佑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慶元之建極皆是也

洪惟我先王昔以建極二字揭堂名於宋位所謂人君也治之心法者帝目在之蓋息起居應一時道忽以驗之
身心施諸政教焉頃年聖上親御徑途講洪範篇既已沈潛及復展席而體認之仍括出五皇極一章一
句命詞臣作箴以進斯即我先王揭堂名之成意也嗚呼其時皇極之訓傳于五季千百年矣而為人君者

因或留或意而尋得焉宜其世愈降而治愈汚也蓋皇極之訓詳義深奧既未易解規模宏大尤難下工
及未夫子皇極辨之出也其辭釋條揮昭晰靡餘而下工之次茅乎得以究也夫人君之能立至極之標準以
其有天下之純德也其所以臻茲者有其道矣慎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身守八政懷五紀以各其政然後至極
之標準立矣然齊政乃修身之推也而修身之要宰惟在五事之敬用是知皇極為九疇之宰主五事為皇極
之本根其所謂敬又所以用五事者也五事而能以敬則五事皆得見恭言後視明而聰思睿而大而於彝倫
物則小而至一言一動无不極其義理之至於是為建其有極之既建而於人之有能有為者使進其行其元將
惡者因以祿與之則元有濇朋比德不敢循己之私而罔不從乎上之化以金敗乎至極之標準矣苟或五事之
敬有未至無以為根本焉則皇極之標準不立於上矣其何以責民人之元濇朋比德以至濇乎正直之域也
哉○說之必有宗金之必有元此皇極建其有極者然也

治國譬病

羅大往王憲曰周益公奏大改朱文公典列子陰書曰北今是大承氣却四君子湯如不為害恐死益於病亦
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世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慮者遠聖如孔子相魯而
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訂大舜法克不克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蓋今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朱子曰大氣訂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待相當高奉其不終病耳

朱子與堯端書曰欲起膏肓之病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方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不以頃
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願以不審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无所施耳

文天祥曰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容邪日重擊於外四支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假
大悔悟自初其酒色之德而使為朋僚僕隸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為身講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從諱

十四 病譬 治國

其所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滯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以救社稷重於

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

建炎中張浚念秦檜欺君遂力論昔事日當今事勢譬若春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亡決遂則秋

大而難測決遂則秋輕而易治

神宗朝呂誨乞致仕日臣无宿疾偶值匠者用術方殊不知脈候有毫末則有逆順診察有本韓治

療有先後妄投湯劑幸任情意差之指下秋疔四支非祇悍然蓋之若又將虐心腹之變蓋以身之疾喻朝

政之病也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彼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脈書述病訂口辨和傾所之可嘆

然病脈藥云元效則不必如貧匠之元僕馬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應對無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

良匠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伸和但民祿便是良吏

趙鼎過康中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此病危弱之人每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

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趨死之由也張守節建炎中參政事范宗尹語之曰今日吐勢已如人之疾病

沉痾方篤稍施藥必有不顧外之患安便設施有序勿勿勿耳

成化間霍倫日夫人療病未亡不欲其生而卒至于死者亦宜其本心執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

勢此人受病非不慘然且大形循人也口息脈五脈外達四支百體无一毛无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為寒心而庸臣

謂之日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日也元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病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如是者三

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臣為明臣以古聖為法臣

為古方為藥石慎病之將深而豫治之信任明臣孰聞古方深察脈理精擇藥石節嗜欲信防獲日謹其

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日固于內邪氣不攻于外百病自消何憂壽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

可為臣恐扁鵲望而走也

愚按唐太宗謂治世典春病无異宿疔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其次為股肱又其次為

耳目又其次為小牙天下之疾病殘疾則疥疔疾痛也切者身者也唐吳三代康強无事之昔也春秋戰戰吐病困

危篤之昔也三吐南北朝病狀盤雜辟者也隋止唐與其病愈新起之昔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競競馬

保護之可也一有肺耗不惟病之不作且不可復愈矣先代君言仁者以天志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

不屬已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覺嗚呼使太宗而如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臣道門 人材

明楊惲疏曰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去何足才責之以備則雖唐吳之隆不過五人任之以荒則晉趙衰

臣道門

十五

一亂而得七十餘人唐裴相一疏而得三十餘人去何足才朝廷所以鼓舞之隆任任之如耳○重熙累冷人

文化成士大夫含章挺生與天之慶雲地之老中榮光休氣登而吐應豈偶然哉

牧齋曰吐家當重熙累冷瀾門向由之降士之路裾趨昔若管葛者如駮馬之嘶凡如雄劍出水飛騰躍維思

後時金雖麻退田野每聞向輒為首塗劫駕動色相吉如垂白老媪見三舉五感年符而未字必將控手拊背

詩、慰勉如欲身之為傳母也

又曰余讀唐韓柳二字之論天深確其所謂元氣謂者以通于古今人才治亂之故而推廣其說以謂人身之

所恃者元氣也吐氣之所恃者人才也韓子謂果蔬飲食既壞虫生之吐家為果蔬也亦大矣賴寺為其附贅

肝倭為其瘻痔過淫盜賊為其癰瘍倖、承、收殘敗統未有止息神時三賢人君子技其食醫去只

攻穴於是元氣謂不至於月薄歲削而吐家用以長久是故吐家之真必曰王吐先生其已也必曰邦家瘳瘳

臣道人材

十五

古今規旺者未有以易此者也。高矣而大良如雲濟。然梗梓於匠氏之目。騶駟於伯樂之庭矣。選人才者必有以凋睦孝悌之養而又將以雄俊章傳之能。斯為辨才之道也。語曰：相馬以肥而亂，充腰裏漏天相，鈞以室而異干，越鈞直天相士以良而挾伊周之術，溝克舜之學，者隱天。劉峯落萍前輝後光。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其老人。才旺家之利也。豈有人才者下而曾事待濟者乎。賢之為物也，非若美獮而獲之，可現於目也。非若端冕裳帶之手，章於身也。非若善看庶羞之手，宰於口也。將以用其道也，道不用，雖多亦奚以為。羅氏曰：天將祚其旺，必祚其旺之君子。

鬼神安在，祖宗在天之靈，何以有心也。孔子敘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之志，所至氣亦至焉。動手而為，夢見乎龜而為占，挂遠岩，謂莫非此心之所感。况上降之氣與我同體者也。統夫產異以需聖去之用，亦理之當然耳。

夫當無事之昔，服章煌煌，武志徐維，天之野，元遺與周之降，多士未足喻也。然朝廷律然，有一意外之事，天下呼其人而向之，則曰：臣佯之。又呼其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濟途旁薄，濟濟為人才。長材度去之隆也。天地精英之氣，韜結而為崑山之玉，合浦之珠，精神渾圓，輝數澤而見山川，天造其降也。天造精英之氣，刻露而為赤崖之銅，都山之致，先芒上騰于星斗，而泝江水矣。

古人云：雖有絲麻，無弃管蒯。言小才必取也。雖有樞妾，無弃惟。言賤者不遺也。米苜米菲，無以下體。言舍短而錄長也。執此三說而用人之道，今天今則於人必其偽，雖有百長而事不足，則弃而不取。又以口地限之以位，望相伍或奮於賈豎，唯才是取，不向其他，良有以也。

夫人才與去而下，我朝人物世宗朝為上，成廟朝又次之。已卯人才則文彩非不粹然，終元旺初，渾厚氣像夫旺家用人，無論遠近，唯才是取。故祖宗朝，博士各人多出於草野之中。以宣廟朝言之，登庸朝若半是湖嶺人才。以今視之外，方朝士自近朝，班者十連二三，其間之上，絕無而草有若非人才之盛。表有內外循環之異，則何古今之大不同也。湖嶺及它途，文士出身，元慮累百年，或白骨窮徑，或送事鉛槧，幸苦端幸，洋科第而進，况乾浸不得與膏粱子弟不辨，魚魯者較其榮悴，此豈王者立賢，元方之道哉。三百州縣，陰官從半下，惟掛麻之輩，寧不祿完。人才與之係於人主之趨，高漢武喜功，過而村畧之士，競進宣帝，核各案而循良之吏，蔚其人君，唯患求之失道，豈元待文之凡民乎。

天不能徇運地，不能徇人，人不能徇財，成而輔相之，然後天得其清地，得其寧，人得其貞，所以財成而輔相之者，才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之所育，莫非才也。枝棟榱桷，章木之才也。稻黍稷粟，稼穡之才也。矣能值哲人之才也。斷削輪輿，匠氏之能也。種芸耕獲，農夫之秀也。儲養揄選，人君之職也。棟梁庀榘，各有其宜。餅餌酒醴，各致其味。任責使令，各盡其用。夫人之質，疏通者近於高明，而其失也泛。德密者近於沈潛，而其失也僂。當大事者不必堪細務，徃者不能細務，任大事此才之難也。左思詩云：何去元奇才，遺之在草澤。今天稱其才而異其光量，其光而用其才，則才安得停於光而光安得溢於才也。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作光者先良材而有良匠，治旺者先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治旺譬比之於夾，知其用而直得其處，則勝不知其用而直非其處，則敗。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真旺所用亡旺之臣也。幸才之難得，又不若其君之難得。

古今人才固有盛衰昔節賦於隆會之地未見其人也扣符堅之王猛宇文周之蘇侔周世宗之王朴宋太祖之趙普亦甚區區而能成一代之業誠其才能足為一代之光焉則自足了一代之事何待二八接武十亂因德况今朕躬身目之地咸極其選為聖明擇其尤者早之重冊責之成效則雖有不肖而先能者初必不敢承言况敢偷惰歲月以誤殺下任事哉

許庸齋曰春秋上下二百余年其間人才一節有一行之辛林者固難以指而枚若夫宏鉅之光明敏之識端室之行正大之議論未七不相望于今識其材美之著者言之也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襄宋之季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并之季札此十枚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度皆足以繼絕去而與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而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莫能輔其君以主夏盟僉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度迂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狹淺皆元能用於天下而告之以用一任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以為春秋之肯直與元氣會合者皆文雅於先岳之介裂天網地維一變而難振民彝正政一陳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奇當是之昔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柱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己任吾知其材力无所也施

范莘陽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居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志肅恭懿宣慈惠化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衛人說詐以用兵僻邪淫狡趨利執事是以天下多亂天之生才原為一代之用而其生之也不以貴望而置其賦不以例過而當其辜故古先諱辭稱其世也或求之於草野之中或拔之於行伍或擢於降虜敗亡之將或取於賊或用以完庫士用之者咸適其宜而見用者亦

各展其才以蒙補而治之日隆用此道也以天下之大猶思其才之或遺疏之業、側席而思楓饋而致奈何山林草澤懷寶不售者比而英鳥而沈於下俸卒不得試其能負者多有之信乎才之難得而用之亦難盡也我吐地偏人才罕出蓋自昔而患之夫入我朝用人之道尤扶非盡青舉望不得通顯仕而若穴草節之士則雖有幸才抑壅而不之用非科目進身不得顯高位而往德業著者終不濟神相天之賦才亦均也蓋科目目限之宜乎常病其乏才也古今之遠且久天下之庶未聞有孽出而存其賢母改選而不用其才者我吐則不然母財與改選者之子孫供不盡任路以匹、之任介於兩廣之間從恐才之不為我用或不卜其降等乃及自塞其路而自歎曰元才、何尋遠越此殊而不平佳聞於冷吐矣古之賢才多出於側微使書委用我之法是范文正元相業而陳灌潘良貴不待為直臣司馬棟直衛青之將王符文之卒不見用於去天○五人日茂十人日選百人日俊千人日美億萬日吳萬人日傑萬傑日聖

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傑德百人者謂之傑

培養

人材

教導

人材

十六

方正學曰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澤而必稱其出雲雨路語靈巨具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旺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众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他而唯及乎士君子之眾曰思皇多士多士王吐夫四海亦言夫十載亦遠矣賢人君子奚為稱出於文王之昔而聚乎其吐哉蓋吐家之與天也天之佑吐家美夫乎錫之以兵才、多而吐家未有不亨治平之補也

歐陽子曰至室濬乎山川之出而能先犀犀物而貴乎至者負其有異而已故殊濬泥乎玉濬乎璞不與夫磨蛤砥石視而弁者先其磨美澤之氣澤世特見乎外也士固有濬乎下位而與夫庸、之流俯仰上下世卒不罷者其文立早才亮之先氣亦有厚德而特見者矣

培養人材 附教導人材

培養人材 教材 教材 十六

王安石曰商之嘗天下七代亂矣在位貪毒秋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足矣昔是皆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君子之德後世其本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非君子不佞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是人人猶莫不將德定直之詩是也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唯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我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幽厲之亂天下之才又足矣夫及宣王之起而與商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柔之愛莫助之蓋聞人才之火而山甫之元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廷而復有文武之境上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當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芣也由此觀之人才未足不自金王陶冶而成之者也

詩之思乎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言規其旂之旆為聲賦元元大從公于邁黃氏釋之曰魯人非采乎泮水也采乎泮之公矣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芣蒨微物也而采之有餘所采者僖公而寓於芣蒨也樂心一生則為甲已現其萃旂則采其後南其舊則采曠見其馬則采其繡人之采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中之也溫匪忠申教循善誘僖公之有才可見矣○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感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其有良法元有良法無與行之矣○又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豐城朱氏曰愚按免直之章免直肅言其敬拜言其當曰于誠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溢於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為于誠德乎為腹心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旺則其德濡聖人之化固其成就之若此也檇樸之咏文王曰豈非君子不佞人早麓之咏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真固本之文王之德又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也深性以充直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後平知矣○真西山曰旺家之有

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撫養之者烏可不加意哉張載有言人才出旺將昌子孫材族將大

安成列代曰按美羊之詩言天才猶周南之有先直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而在生靜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之武夫公使敗心現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也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真西山曰東彝之真天所惡之良性元分於先後之異皆同鐘於古今之一理而為元道華之方指其取舍損警之功開示其向背則子分必多凶歲之為暴豪傑豈有元文而自與者乎

慎徽敬敷之意懷乎手形表之位真溫寬果之棧叶化於聲響之民陶一畫於鳥飛魚躍之天固諸民於家孔戶孟之化矣

庭之直之而敷在寬之教之之誨之而盡式教之美則和鳴在之在陰南鐘聲於于雷莫不屬初釜之誠而一由傾之儀洽牙之碩而成成牝中之畜矣○推其躬行之律提其固有之天直直於靜而動直之地鼓舞於禮儀樂陶之中可以止黃河千載之渾故致算如空羣之美矣○豫章之木于宵非朝夕之植也隨候之珠惟乘其孕統之澤也則人主之需才何師求本於豫章而宜誅於清侯乎其愛惜宜如師者今何其肯越也○龍泉太河非无貫斗之先而鍛鍊錘鈔斯出之可以刺年截鳴也興轉轉轉非无千里之力而院則豐勳斯乘之可以過都歷愧也

陸贄曰禮著遠士為尚養賢蓋以人皆含天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退涿則圭璋水而原雍則則活此疏濬則以沼也

吾道之東久矣本朝列聖乎先登道岸斥異端尊孔執以菁莪棫樸養序膠以文德禮幣聘岩穴至中仁明三五尤加意斯中於是松都詩徐花潭湖西詩成大谷湖南詩李一齋嶺南詩曹南寧當今士習偷薄交鴛於利為非大段教養之具先以作成人材今若稍倣二程之意使近侍薦其所知監司

菜

各負其道之良正聘敦遺編延美院於太學齋房使處其中本館堂上及師友日與之討論佳傳而確
治道如安處湖亭之視侯其亭向淹通才諸傑達然後陞南朝廷別有除擢則庶幾有補於作真矣
王荆公曰天下不可一日而先改教故學不可一日而止於天下古者并天下之田而堂庠遂序以字之法立乎其
飲酒春秋念余老若最尊賢使能致藝選言之改至於受獻賦訊國之事先不出於字於此卷天下智
仁聖義思和之士以至一倫一伎一學无所不有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足欲於他而老者以為
之師釋真釋菜以教不其各之所自任從區區以勉其急而除其惡則士朝文而見所聞无非所以治天
下旺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之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
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
明宣宗與楊博論人材博對曰啟薦果精考課不遺不待上曰此恐非捨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
才已壞猶猶狎濁其原而求其流之清也
余之讀棧樸早麓之詩而歎商之德至也一則日文王壽考遐不作人蓋天走之德高厚而悠久故造物
也不窮聖人之德亦能高厚而悠久故其作人也亦不窮文王之德其猶天地乎豈第者高厚之德也乎壽考悠
久之效也以是之德致是之效積累者久而浸漬者深故士之生也既得其氣之清純又沐其教之休明以成髦
言之美此詩人所以嗟嘆而咏歌之不一言而已者也

菜歌錄才

陸贄曰權乘之珠不能亡類連城之璧不能亡戰列仲有情寧允愆然仲危至聖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
言顧子殆庶也尚祿不遠而復無祿悔為美况自天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
不以過夫而不用故古人云帝善救人則無棄人又宣亦云救小過去其才各極不以財鈞而致物故能成九合
之功秦穆公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无所記於人之過无
所遺管仲鮑叔牙不可少也曰南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矣微錄用者伯王之通記過遺才者襄亂之源連城
之壁不能無瑕之菜八珍之味不能全天下之青

才錄瑕

秦觀曰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侯不可為藤薛大夫祥謀能謀於野則復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功各損
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卑陶喟而為大理天下無毫刑師賡替而為太宰晉吐先亂改賢如蕭何而
有市田清地之活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卭降羌之酒將如韓信而袴有下蒲伏之辱
史如張敖而有偏而拊馬之事此枚子者責其偏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金龍岩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
又曰人非著絕不無過誤昔漢鄴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微薛正陀之過宋朝趙中令有造坊保
生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謬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士無完粹常先完米
瑕不能毀玉之名類不能減帛之價索細瑕而全璧受疑摘寸朽而合抱見斤
柳州與呂恭書曰夫以准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足為病然而萬一雜妻子眇然視之若無有之快也以
奴身之缺損無何之厚句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終身為禮而偶忘一揖不中謂之慢終身為仁而偶踐一虱不中
謂之愈○青帷一豆何足累於白玉黃流消滿何足污於滄海復輪不足以羞孔明碎穀不足以羞子房
德人以焚塵浚井千古無孝子德人以洗耳嚼菘千古无廉夫德人以剖心扶暗千古无忠臣
心木必有節寸璧必有瑕○夏漢不能無考楚術不能無類○崇山廓澤不詳汚穢佐世良才不拘細行
仲尼見人一美而忘其百惡鮑叔南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太美必有滯味至空必有瑕穢
穠穀千鍾糠皮太平肉錢滿筐僮穿决出焉擇匠之用材也不弃救人之朽滄海之收水也必容其涓之隙
味不全者不全美

十七

簡拔

曾鞏曰：所謂簡拔者，其在堯典稱克之德，曰：「手享百牲，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三年之以為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立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庶引人才，直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周命穆王，俞伯偁為周太僕，其成之日，慎簡乃僚，先以巧言令色，使僻側指其惟言，士則使侍自簡僚，傍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俸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昔子將寧武城，以非公事不至其室，而取廉全，滅司馬光陰，諫官亦取不直，書向之人，彼以一宰一官取人，猶若是人主之擇人，尤當謹於此也。」

承賢 附求賢 自輔 好賢

承賢：姬之九五，以抱匱瓜，命亨有，自天。程子曰：自天，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止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也。高宗感於金，寤，天玉，圖於漢，釣是也。○楊子曰：一飯九款，息一日百下，詔○好賢之誠，樂善之志，雖古之緇衣白駒，伊以高之。朱子與列共父曰：古之大臣，以其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月之聰明，一手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正君心，同斷性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向取之於先事之昔，而參之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先朝暮春，倉卒之頃，則其視之，得以久，无利害紛爭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及引日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无所掩而敢進，則无由隱之不益，欲進者，无所為而不來，則无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事達，則謹言日簡，而去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室日隆，而志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官，而其遺風餘韻，猶有存思於後世者也。

承賢 求賢 自輔 好賢

承賢：姬之九五，以抱匱瓜，命亨有，自天。程子曰：自天，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止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也。高宗感於金，寤，天玉，圖於漢，釣是也。○楊子曰：一飯九款，息一日百下，詔○好賢之誠，樂善之志，雖古之緇衣白駒，伊以高之。朱子與列共父曰：古之大臣，以其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月之聰明，一手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正君心，同斷性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向取之於先事之昔，而參之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先朝暮春，倉卒之頃，則其視之，得以久，无利害紛爭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及引日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无所掩而敢進，則无由隱之不益，欲進者，无所為而不來，則无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事達，則謹言日簡，而去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室日隆，而志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官，而其遺風餘韻，猶有存思於後世者也。

註：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

按：說命篇美我高宗之好賢也。初以丹楸霖雨，為喻，繼以稷尊，益梅為喻，又以股股，惟人為喻，所造益深而所望益切矣。

今陛下愛士求天視，古无愧，由貞隱德揚，仄殆益，或美之，典近古，所罕，茅以論薦之，隱隱言某人可用，而已行進之祥，未母陳，達有司，既失其宜矣。自上亦不曾親見其人，答其天否，但依例，益之而已。夫修身，行非以有求也。山林之間，豈无不肖，盜祿者，於夫士之出處，固非一端，有不平，小官者，有飄積不負者，致下之招，兵只念以益錄而已。殊无接見，於試擢用，行道之，察故今日以薦，舉就試者，或有為親而屈者，或有為貧而仕者，或有止為謝恩，而未者，未母聞入行道而出者，求天最是美事，而其敢不道，文則治道，何由而成。

邠胎不傷，穉風方至，魚鱉成，若受龍乃游，趙我鳴，曠聖人，報行，尊郭，倪天，士，德，往。

朱子與趙高書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師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母不恃求人才，以自禪，蓋方其未用，收置門，櫛，勸，獎，成就，已不勝其公，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到，位，而无事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急於求者，非欲使之，務，得，言，詔，譽，道，切，德，以為一時規，所之美而已。蓋將以庶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以此。

取士 附取人以身

朱子與陳俊卿曰：善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去不待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去不待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委庸使倭之，任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楫而去，夫而况乎所謂對偶，駢侶，使倭亡室，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王之有識者，上未有簡，深，留，意，於其間者也。惟明公，留，意，取，其，確，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尊，厚，益，退，者，以，屬。

取士 取人 以身 十八

俗母先文藝以流光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夫望於明公矣
正統向商格日高治莫急於用兵、莫先於修身非修身固元以為取人之本非用賢又元以為高治之要故
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作以明之若昔唐虞三代之去百姓可邦懷和而黎民有於夏之凡百工惟時庶復
咸熙而子邦有成富丁之效二帝致治之隆如此者案本于其登庸元凱不際困窮之力也府事修和文命四
敷在商也用於厥邑在四方用石式見惠以至方氏咸和正祥亦應三王致治之盛如此者亦本于其顯俊尊帝克
知克用之力也當是之昔若身獲若被契若伊尹周公皆以賢聖之資居輔弼之任或陳九德而諧八音或播百
穀而敷五教一德之以致天心之格成績之以篤列考之光多士降、布列庶位又豈元所自而然哉蓋由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或克明俊德而重華懷帝或祗台先德而聖敬日路或得熙敬止而元競維烈皆本諸身者元不誠
本諸行者有其宗所謂為政取人之方著于載籍足以垂法于後世者何莫不自聖人修身中來耶德此而稱美治
者莫漢唐宋若也世漢唐宋之君其用兵而治之意固云美矣而取人以身之道則察乎未有聞焉或詩書之安
事或禮采之未遑或國門失德而治難乎衷或任用不專而小人迭進外有尊天之名而先用兵之案此漢唐宋
于漢唐宋而不能信美于唐天三代者亦以修身之道有未至也
陳俊卿奏曰近立例以小臣曲謹文未融籍取人而不於識量深沉智略慷慨之士未有以為意者所以名士盈庭而臨事
常有乏才之嘆

與寧向堂南豐劉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士士之秀者自鄉井請司諸使自司徒并諸學大業止論其秀者并請司馬
司馬論其秀者以共于王論定此後官之任官此後錄之者鄭康成之謂使試守任官此後錄之者蓋試官而能任其
官此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此特於王歲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卿老獻賢能之言于王也
至於諸侯貢則有一國再貢三國之法貢黜而刑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以此考此三代之事也

待賢弘功賢哲效能

十九

待賢弘功 附賢哲效能

楊龜山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獫狁以之平淮夷再造之業諸臣
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揚未濟六五之尤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五何力哉
壯之象曰貞吉井得志也程子曰君道之并惠無賢才之助亦苟有助則猶自階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矣
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程子曰自古聖王治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也陽武得伊呂是也中帝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
難者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故凡易之爻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秦之類是也九居五六
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在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易論天下之治道者至密矣而未嘗不取於大才宏德之人故屯不寧必待君子之往論益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有旅之介散必待智者之
有為否之欲休必待大才之獲吉聖人以為虛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難而後臻於治矣
志之進而無善者其品有三道德在躬推己及人欲使吾君為堯舜之君吾民為堯舜之民事君行己一以正道者大臣也德不顯其
身苟可以尊主庇民不擇其險惡誠行之難於正道少有出入而終始以利社稷為心者忠臣也居其位思守其職受其任思效其能兜鑿不
足於錐國之才可有高於一官者幹臣也昔臯陶稷契之佐唐吳仲虺周伯之輔商周與所謂大臣也樂毅子之救主諸葛亮之討賊伏仁傑
之反正司馬光之革弊此所謂忠臣也趙過善於治田劉晏善於理財趙充國能禦戎狄劉蕡能興水利此所謂能幹臣也自古帝王之建赫業
垂鴻名者曷嘗不由乎得人哉湯之得伊尹高宗之得傅說文王之得呂尚尤其昭著者而若昭烈之於諸葛亮亦其然也惟我先王睿
命益工取耕野之聘舜若之北懼渭濱訪草屨之形只意象蓋之于虞虞而頃年殿下又命詞臣為即嵩之頌清並之暇時留聖躬於斯南周
三王暨天王之得賢位而相其相頂者有以起膺想於千載而慨若朝會過矣
方正學曰天依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攸久之業立生奇才果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托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
漢之興或出於方茅而為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為之臣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為之甲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為之明一代之制而

適人任才長短

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無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王一出羣雄帽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良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

適任 附人才長短

溫公曰人之才性各有所宜官之職事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矣之際然履端播種蓋王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細言契敷五教阜陶明刑伯考典祀后稷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未迭者妨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用人者誠端好惡慎取舍以為人才之地而又因才授任不務務而適性則鶴喙馬勃豈可以養生而盜搜貪金皆可以作相天下誰患無才也

入主能明也揚側陋益收一時賢才而不論新舊不問門閥只擇其人罷相稱者以有德量識道理者居之虛虛通經術善啓沃者置之經經藻鑑公明者任以銓衡生財有道者任以度支謀禮不差者授以宗伯知兵遠猷者授以司馬忠信明決者使治刑獄幹事無弊者主以正身糾物者責以風憲之重直已屈言者委以諫諍之職奉公履民者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大小內外之官皆擇其人任之專而持之久期以成績不限日月其間才過於任者則超陞之才不稱位則左遷之才位相庸者雖終身一職可也

王荊公曰天南越之修幹箠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鶴之勁翮加強考之上而躡之于里之外雖有羣兇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兇而決勝觀武之所空也然用以敵非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楚是知天下之魁才傑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

許魯齋曰大聖賢才其舉極其規模之大盈其節目之詳先動小物而後盈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其大則遺其細盈其小則

惜於大財且稍大不便不細行所以有才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伴不可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見漢高祖唐太宗授權天下英雄而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奇人物不知漢唐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

明高岱任虛論曰天之生才不必其全而人之於用不無所短故脩其綱者不四其足剛其喙者不具其齒是以古之用不求備于一人而何後世之不然也今夫動之則以雷散之則以風殛之則以日潤之則以雨莫不各專其事而司其令也使更日而為雷易風而為雨則必有滯化矣

惟荒亦狀瑚璉不設于庖厨釜甑不登於几筵琴瑟不奏於輶白戈劍不陳於俎豆用之不可枉也如此何能至于用人而甚之甚矣故去之惑也校之以試取之以文則既先殊科而異類矣漢貫而登之鴈行而序之因其名之先後而注之官曰此全疎此即署此郡守此縣令此丞此簿此尉也末賤其形兒而官中預擬矣是何據而知當其材乎及受命之後則尉轉而簿登而丞遷而令擢而守即署之吏則朝戶而夕禮壯而令刑雖藩臬之使甚有之長有司之職幸是道也是其材果伊所長乎文武之司各異用也今督守之臣或改而備兵也以為不長於文而長於武則未幾而又文矣南北之遷各異宜也今戎南之將各改而禦北也以為不宜於南宜於北則未幾而復南矣撫臣之任並兵也亦有事則以充諸將者也而官至尤右輕例當此之不向其知兵與否也上下相循而不悟其謬古今相襲而不改其非宰相不得而易其規天子不得而更其制動則曰此例也嗚呼例果天授乎抑帝王之所建制者乎是何愛任家之不知愛例也昔者衛而躬公之先道也使祝鮀治兒神公孫圉治賈密王孫賈治軍旅故得保於不亡而孔子稱之假令孔子為臣必不使求治兵而由密客矣俾也求治兵必沮於由也密客必傷於賈二子雖矣豈能任其才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可見用當其才雖止任之大夫中與尚存用其才雖聖門之高矣難與為理今之人其矣者不矣于由求其不肖者不肖於祝鮀其不長而因為矣焉其而短而因為不肖用舍皆失所據矣

不勝任 附冒據

唯嗷之象曰遇毒位不當也楊城備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處而強夫堅也能不遇毒身故曰不當也朱子答陳曰父曰信此蓋聲將欲墮進使以子句之重而不虞其受履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恒之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吳臨川曰非其位謂居柔柔夫以剛為有才居柔則是无才也安得禽哉昇之九四曰昇折足覆公餗其形隆吉傳曰其不勝任而敗事猶昇之折足係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十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此也

二十

賢邪別正君子

柳州與楊京兆書曰夫揭木捧土而致之岩廊之上蒙以級冕翼以徒隸趨之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
賢邪 附下別邪正 君子小人道消長
明仲選疏曰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去道治平之謂也而
謂否者去道不待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
明孫系貞疏曰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此不元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師
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過也泰木以補蒼黃世之不可以為匡復本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為芟甘清
以進若認雜之不可以為味理必肥者
牧齋曰今以直道肥瓠以直氣取獲持良善芻除毒螫將使世道昌明壹論欽絕根子細孫膏落其角非
拔其血牙化為卷阿之鳴鳥則豈不愉快哉○朱子與留正劄曰湯長不遂進陰消不遂滅此正安危治之機
列而曰昔鯀共工雖與舜禹難處堯朝周公典管蔡并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誘豈不勝道哉
帝克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管蔡故以大治策萃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
公始宜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而已
元堂曰富弼曰易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為美惡至多不中悉致也易曰小人不配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兵元不却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危盜思奪之矣詩曰憂
心悄悄于群小此皆聖兵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子在野小人在位夷安不佻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日天降
之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并處哉夫天子
元官亟先戰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
隆山陳氏曰易夫之象曰剛決柔易利之象曰柔度剛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陰狠君子之去小人

小人道消長

廿

吉其罪與天下共矣之名正言順故曰夫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妻斐侵罔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隳而不自
知故曰及昔在中廟朝自而子至己卯四年之中羣兵駢武眾隱備逆是我朝之慶曆元佑也使海隅僻壤之習進而而
於家孔子孟之賊
殺齋沈氏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言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復霜墜水則防小人之易長
哲宗朝韓輅曰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
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臨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配天知其
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為為十人
奠居於外安而無恐故聖人名之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安也又方泰之貴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先夫
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能暴小人能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及覆故泰之九三則曰
无平不波无往不復聖人之戒深也詳益所以誨人者至矣師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
也○夫之初九曰世于前此往不勝為然潘氏曰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矣
孔文仲曰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爻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也
於早防之也在臨則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无平不波无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防之於未波未改
之始也
陳亮曰夫名宰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匡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何定乎蓋
子論逆人皆曰賢必察見其兵而後用之逆人皆曰中殺安於見其中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世為人上者何
從而得逆人之論也○羣齋馮氏曰易於利見利一陽之易於夫見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

猶德固結鹿之不去也

楊城齋曰夫之九三處五陽為君子之林而師與上六小人為正此小人之謀也聖人曉之曰未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君子後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徒也决此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為九三者蓋亦僅取擇乎

向來之九三壯于頄朱子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恃然見於面目至於過而為所濡濕雖為眾陽所濕然志在决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三守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剛以居剛有能决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濕崎之於王敦是也雖日幽之貴義大矣哉程子曰陰長之時君子必區區致力於未祉之間王允謝安之於沃哥是也○朱子曰君子比也純白底事雖有一二黑點管不到處小人比也純黑底事雖有一二白點却當不得即白也

朱子曰夫彖之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陰中旺不能无夷伏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大人不能盡去今現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盡去耶但所以决之者自有道耳

胡雲峰曰夫以五陽去陰亦易而夬為危懼警武之辭不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深明以至誠呼号其徒君子之類合不中於小人之表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威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也如是乃利有攸往復利往而為養為夫也夫利往而為乾也聖人夬復其辭乎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中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肯不戒懼无不中於小人道衰之肯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

又曰解之爻位吉凶无常原其卦体之休咎視其事物之而肯或指而云吉或戒而云凶作易者自有微權也六五之爻曰君子維有解吉者五得中守為君子六為陰之類小人君子有解之吉必以小人去之去為解也九二以陽居位臣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曰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其直矣吉未可知也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未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六中驗其能為君子○晋杜夷曰玉以石下白以黑昭

賢邪下別邪正君子小人道消

建安丘氏曰險難小人之為也小人情狀最為不一解之一卦狐以言其盡惑肆以言其執為害拇以言其麗貞且乘以言其俗窮也聖人於諸爻所以下六三者已極其形容矣至六五復明以小人斥之以此小人者所以是其眾以去之也此生天下之難者莫甚於小人而人能解天下之難者莫大於君子惟六五之君子以為解難之由此小人之所以心服而退听也

慶隆輔氏曰詩云大風有愷有愷大谷維此良人作為武毅維彼不順征以中旅蓋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舟之君子小人之所行而亦各有道也良人起而為則皆用其道不順則違道悖理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汚殺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先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舉小人之所行必污殺光明高舉即所謂善道也錢牧齋曰君子之與小人何以下之曰其色中現也其言中詐也現其色齋莊溫栗和高桑貞身者君子也使稍側媚如昔花美女者王人也光明潔白如春月夏日者君子也荒忽滑糲如狡鼠閃雷者王人也听其言洋、秩、有倫而有察者君子也得、慵、无禮而无字者王人也意心自意以肺肝為獻祭者君子也及言其辭以唇吻為膏者王人也

朱子曰雷相書曰天下事勢有消長實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曰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敢道及其過而消也五熱大熾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瀛瀛頌頌之字甚可畏也嗚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乎

夫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律進齋曰若唐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萬、兵才之威无復有貞勝之憂是前夫之義也楊城齋曰按易之兌六三者君心之膏盲也九四者君之鐵艾也故九四者三之所甚不喜而六三不喜則九四有美矣故九四之美有慶也○蓋之九三云幹父之蓋亦有悔无咎朱子曰元佑而列筆老列先之使徒欲益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

夫樸直益忠者其言易厭侵侮多才者其言易合倒置例由於此必須盡人之主明視公听使與論无壅端本清源使邪徑不萌天君湛湛鑑明水止臨下躬物不奕毫髮世後擇言於臣心遜志之向來南道而進者是忠也進之親之末請非道而進者是佞也斥之遠之奸惡臣於上而趨而復於下則正直登庸陷使遠佞朝著自清嘉言同飲伏矣

朱子曰聖人作為帝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
夫君子小人如水火之不同光未滅之不相類此長則彼消彼盛則此衰古之人其莫不欲進用君子斥小人而君子之得君甚
鮮小人之誤旺相儲者良由君德未成君心未萌樂逢迎而憚遠排故爾若使君心純正一意而治不惑他岐則雖有小人百
輩豈得庸奸而病旺也哉夫以道進退不為高位者必君子徒求利錄不慚人素者必小人也陳善而邪不顧人主之
善然而只欲格其非心者必君子也先意順志不恤世事之日祿而只欲因其冠祿者必小人也特立特行不圖於俗者
必君子也逐利附勢不定其趨向者必小人也處事明白有若青天白月者必君子也用心陰險有如深潭密林者必
小人也投引美類托起道脈欲使朝廷有多士之盛者必君子也進言生事羅織清流欲以害人為終身之業者必
小人也

昔者列聖進言於其君曰人才難得性忠實而有才淨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其慚邪視望直撻
改此小人終不可用也王若受曰陛下今日進聖言者正欲理會邪正二字止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至天下治乎邪人
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人便能如此乃其類之者眾上下蒙蔽人主无由得知不免釀成秋禍司馬先曰與其
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三矣之言實出於真往歷滅天下之至論也

小人之攻君子也必別立名目以惑上呼為君子潛心性理之學欲遵先正之訓則目之而偽學焉修身行義欲明其真倫則目
之以偽善焉引君當道欲躡三五之治則目之以高談誤去焉慷慨論事欲矯流俗之弊則目之以浮薄焉事焉引進曰
志欲與共治正事則目之以朋黨締結焉好善振惡激濁揚清則目之以排斥異己守正不撓欲扶公道則目之以專
制旺柄而折廷爭欲補君德則目之以不敬君上焉進必以禮不領不鐘則目之以要君索賄焉道既不行奉身而退
則目之以怨對焉
朱子章留丞相書曰况今新舊親疎之情卒自不侔忠邪逆正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扶羣達以塞

賢邪

下別

邪正

君子

小人

道消

長

要衝凡一舉一措是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微人亦或為之扶持前饋而通口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店了此特
立絕元此蜂蟻子之投甲耳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覓上心而清言路則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顯長之向而欲
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口而我方為內此固天下之危樵敗訂而又昔取彼所甚要之人直之不能
為助之外徒益其疑而先補於事矣愚恐雖能遍越天下之天人君子直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舌氣但陰謀而微向其
勢似能害已則使一胸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白至者或未暖席而已彼復蒼皇奔送四出矣夫何怪乎事之可惡哉
元微之曰夫神農之斷耒耨教耕種所以是良而殖嘉穀也此而不能遏根若之滋焉其所以待之者艾吏錢鏐之而已
唐堯之闡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梓焉而種阜陶也又不能遏其工雖堯之匪焉其所以遏之者放妾姪洙而已神農
不以根莠滋而耨耒耨之用故能存用堯之方唐堯不以四罪追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禹之道
朱子曰舜至十六相誅四凶如也方恰好而道方停句後豈都不此惟小人得志耳蓋天下无事之皆則正士端人行義謹飭
之類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寔竄賤謫乃撓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化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
世固是他字富貴及亂去亦是他狎寬從橫顛倒无非是他得志之秋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
方今旺家无君子焉亦无小人焉无小人則旺之幸也若无君子則何能旺乎噫不也无君子故亦无小人而使旺有君子則小
人不敢掩其迹也夫君子小人和陰陽晝夜有陰則必有陽有陽則必有夜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在唐矣亦此理也後豈乎蓋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君子則正小人則非君子則公小人則私在上者以邪正是非公私之辨而察之則較小人者為敢通其情狀
方今之君子小人无大相遠者而曰則皆為君子選則皆為小人彼異則亦以為邪比同則推以為正是者是其所非者非
其所非也皆由公不能勝私而此也誠使大人君子孝行才該也一時表章者出而在上但以風勸進儉使薦紳大夫皆共守
正奉公明是非之分肯信朋將革面之不假安敢四分五裂遂其非梁也今日者乎
邪之真正不待而存雖真正抑邪而邪或勝正者多焉以草木見之众草雜木雖勤於誅鋤而猶茂盛焉芝蘭之屬雖日

事倍博而反為萎蕭邪之易勝正之難保比諸草木亦中矣

朱子答趙高書曰若勃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其邪枉直之辨以為國家久遠之計其得則宗社之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掃首心前道後畏以保此頃刻之先景微存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十人之羣以謀國家之易彼豈不供世而元悅悔於心哉

張浚奏曰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度及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救之于此宗社生靈之補也昔唐李德裕言于武宗曰邪正二字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言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夫抵其身慨此以天下百姓之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生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收之也君子也志在於利操其美惡言此十人其言之則正不撓无所仰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如此則使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改其所未至而掩之有過則欲善自飾此獲至室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者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四冒盜祿萬無此小人也臣言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擊見矣小人在位則國於已者言之以為君子等於是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視以來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死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危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向節睿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伊隱焉

東坡續明堂論曰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
賍去之為難最下其一則拔之者必金其類則眾之致悉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待志而內同善人為之掃地去其為之併息比之折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
小畜之九五曰有孚挛如富以其隣程子曰君子為小人所困已人為邪人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援於上期於上者必援引

小人 諛佞 聰明 信邪 二

於下身之戮力非狎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宣帝母偷進臣曰吁堂碑立而汙京德佑帝籍成而南宋之雖悔於後亦无及矣

易之夫曰揚于王庭孚有厲律連 需曰君子雖感不可以小人之勢邪謂元龍為不益去之而存其草也唐王不去武三思

而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秋烈矣聖人於夫設戒之意甚深

朱子曰自君子小人雜居并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无有而不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此之理也雖至朝皆君子而僅有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棹抵礙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

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此必此之理也採用舍之柄而致矣才之登者不審於斯歟是以放各舉丹朱而堯曰吁驩兜共工而堯曰吁使堯於此豈不曰吁而俞則小人得志而君子不得進矣師錫虞舜而堯曰俞金至伯禹而舜曰俞使堯舜於此時不曰俞而曰吁則君子道消而小人无不進矣惟其平吁而故吁一吁而小人退惟其平喻而喻故一喻而君子進此所以有勸懲之盛而致雍熙之理也

諛佞 附小人 雍蔽聰明 信邪佞 損悅聰弱

明批 諛佞曰人君一心攻之者甚众一日萬機之者无窮揣摩窺伺覬覦去意而之所趨引誘激發逢去心志之所致投間抵掉觀者樣使之平乘復略略其微機在即從以為伴會入其語獻其計利其人植堂與排異已足皆為其身謀為家其謀為其親謀豈有一毫謀己之心哉在上者誠能使投棹向使之入承風順旨之輩曉此皆知吾之所好者在乎仁義而不在于功利在乎位教而不在于乎俸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于乎奢靡在乎勤者而不在于乎廢貴也所用者在乎長而不在于乎嬖近在在乎正直而不在于乎諛佞也則朝廷之上日月正仰其光量者皆知其不中隱蔽如水輪海現其波瀾者皆知其不中回轉矣

張俊曰易曰大君有命而臣承家小人勿用其辭必係於師之上六蓋上六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將則異於此豈非其所謂

媚悦脆弱

勿用非益絕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座處上位而已○宋蚌幸禍言小人致乱也○苟偷恣睢
胡銓曰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列項橫行而不詳聞沃成帝殺王章王氏移昇而不詳聞吳帝殺陳蕃天下橫潰而不
詳聞

武舉信朱舟賊臣斬南而不詳聞隋帝任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詳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詳聞
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蓋豈以致物天下不敢於蓋而敢於所蓋之家
范祖禹曰周公作立改以武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趨馬小尹左右攜僕華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檢人其惟吉人夫檢人在上
位則其政事在下位則懷風俗大則傾覆邦社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四任不詳人也

楊萬里曰春秋傳曰捨大臣而用小人臣謀楚之臣曰先以嬖御士嬖莊士偏所生交布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吳蓋所則下
情通俯听則下情壅就微所以言於唐少師孔穎子暉載德產危沃朱舟之旨秦之仲沃唐校主之不悅也

楊城齋曰謹接易書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蓋自古小人掩其君之明者不過欲豐乎已
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掩其家而不光又不過其位而天祚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適家之掩也
白之空也自比三歲而增耀行於室廡既於全矣豈復觀汝家之人跡乎凶莫大焉

水○寒○咨○口○所○言○遂○如○毒○怒○豈○測○憤○情○搖○搖○一○絲○經○中○心○涼
易允之九五云孚于剝有厲程子曰小人主母不知聖王之可說也如四海凶虞克朝德惡而順命是也聖王非不知其後惡
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若誠心信小人之微善為室善而不知其包在剝陽之心則危道也寇萊公之於丁未謂是也

易允之九四云商兌未寧介疾有喜程子曰上承五之中正下比三之柔邪不能決而高度未寧若介世自守疾遠辛邪則有
喜也○睽之四五云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雪峰胡氏曰三謂惡人九謂元夫和夫于見陽貨而不害為夫子也
睽之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楊城齋曰子見南子陳皇帛張讓是也此豈非待小人不惡而之義耶若非辟咎則無事乎見

諛佞

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
錢牧齋曰人之中有士人馬鍾人柔之氣秉務秉之運謹丹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說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階降之浸漬
而不可解粹故帝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其在人主之左右也晴帝婉柔便佞轉側若鸚武之能言高水之適口人主豈能知
而遠之哉○登益方心規以大圖披去响舌以工言文辭納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枿恭肅為五所吳

小人

朱子曰小人當君子之進也但陰持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使一瞬目而群吠四起使未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
狼貝蒼皇奔道四出矣尚何怪事之可為哉

聰明

胡澹湖曰九五有飛龍在天之主一之動後不正昔之潛龍化為羸承入小之進向而頓更事体大業重煩諸君子
親夫去之弱吉者冊治其容便嫫其并立險絕之行以駭去騁煥指之辭以激言務悅人而為高居志已之可恥其於易直之
本心何執其於剛大之浩氣何執所以脂韋乾沒凌者且詢外而為人者身役矮松何擇哉

信邪

自古稱小人者代有之而沃唐小人則易辨最難下者宋之小人也去道漸降機術密色屬內在貞字情深未易測也故歐陽
修聖王之禍百年未弭

佞

播糠眯目天地易位一指蔽目太山不見糠非能使天地易位指非能使泰山不見者而自受其蔽焉則天地之大也猶為其所掩太
山之高也猶為其所掩何哉天地泰山在遠糠且指在近也人主之側亦有糠且指焉內而近習便佞外而重人相臣是也彼近習便
佞重人相臣之蓋其君也必先揣摩承指其君之嗜欲愛惡隱自逃情而迎以合之塞帝遠端而投以誠之指蒼蒼為素以南
易氣衰季僻王若是者伊恨李斯趙高也去之糠指而不見項王沃帝之為天地太山弘恭石毀王氏五侯為元成之糠指而不
見蕭望之列更生朱雲梅補之為天地太山果寧王甫為桓吳之糠指而不見李固杜喬李膺陳蕃之為天地太山汪廷林
南虛托廷齡為明皇德宗之糠指而不見張九齡顏真卿陸贄馮陽城之為天地太山李憐蔡京秦檜韓侂胄賈似道為宋室
之糠指而不見元佑諸兵及岳永趙以愚文天祥之為天地太山

媚悦

自古稱小人者代有之而沃唐小人則易辨最難下者宋之小人也去道漸降機術密色屬內在貞字情深未易測也故歐陽
修聖王之禍百年未弭

脆弱

自古稱小人者代有之而沃唐小人則易辨最難下者宋之小人也去道漸降機術密色屬內在貞字情深未易測也故歐陽
修聖王之禍百年未弭

惟我東方則震季改襄軒邪迭用資謙之禍凡仲夫之凶賊雀鹿劫車林池之類直君如弄棋視官如已私依破那家
天起人悉率至扶髮之倒持而社永移○撐骨弩眼必爭氣承之弱竭
人主之意一有所左右則視望趨附者靡庶若風前之草寧見挫折而挺賊為松柏者為豕人哉

宋有刁奏日當會故事不滿意或京師不見皆表賀日馬光奏曰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
朝廷行不知其為害當益甚不書賀○宣廟朝先正臣趙思封事曰頑臣不解天日帝陰蓋指辛卯年間事也
朱子身全端書并去奸惡皆所謂膏肓之餘打欲做批事之藥以去之也此而側所累日未有所聞則又其夫三字
豎子知良臣之傷已而先為刺以去之○天下脈幸絕於士人之手

胡雲峰曰復補而知堅冰之將至亂承而知弱竭之有乎殆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其謹尚之意可見矣
又其曰惟其日侍益困逢四假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釋士之言不待以進和事近而亡夫遠之計不待以聞
賄賂公行交好諸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經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告是則生三人之罪所以通於天矣
真西山曰忠臣之心帝欲其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忠色游政為藥石之武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文臣之心不欺
君身強固則必不憚於改棧而威權在己是德清明則必不憚於邪正而用舍合宜中正君子十人之所深願而後夫士人之所甚
不使者也故必盡之以送欲導之以邪信然後其忠諫昏荒而惟己之所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
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各卿也管中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變四罪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奸惡也其志非逆也乃
至於此者豈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而以管仲趙高為法哉

諛者樂日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發其言以中其意其言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倚私籍
其情以復惡甚至奉無喜也祗之使喜奉無怒也敬之使怒本無愛也強言之使愛本無憎也強言之使憎若是則進
者未必為君子而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先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

諛佞

小人

聰明

信邪

佞

媚悅

脆弱

又曰邪之人其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御人君不察以彼為恭以許
為之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免此有甲者不可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其勢以立己之威降其欲以
結主之愛隆於上威權於下大臣不敢言直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也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

臣讀唐史至德宗謂李泌曰人言虛礼奸邪朕則不知泌對曰此所謂以為奸邪也臣未嘗不掩卷而嘆德宗邪媚惑
誠可為後王之監戒而泌之所對何其田中而有味也○朱子曰治水不自其源其流孫僕其廣○又射曰人先財馬禽賊
先禽王

朱子去孝宗曰此二十人者上則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長托士之謬言而安於
私智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止恥者文武彙命各入其門而善則陰為引援擢其清顯惡則密行害
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則而盜者陛下之財命御直將則而需者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爭之臣或
及出入其門請承望其風背其幸能者自立者亦不過數自守而未嘗敢言以中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堂
之三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持其囊橐素業腐之所在使成威立中外靡靡而之使陛下之考令無法不復
出於此二人之門各為陛下之師斷而室此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依非師依陛下之德也而已乃并其陛下所以立紀綱者
而依之天下之忠臣士厚愛承嘆不乘其生而貪利先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而後世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

朱子曰豈有本出下流不祀禮義而精通文墨者亦有厭衣冠印科分而穿全先行檢者是皆世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若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真惡之乎惡則亦伊以遠之而未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有言親兵臣遠十人
此先法所以真隆也親十人遠兵臣以法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昔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想天也本朝大
佞程頤在元祐而帝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士大夫之特受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避春氣質
董洵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亡元佑大臣亦不能自願說故紹聖元

付之禍至今言之猶痛哀○疫情洵勢財利抵礙中稽旬言語譎詭

呂中曰沃唐之十人易知宋朝之十人難見也○子以漢之十人難見蓋自古十人之誤王者聚斂也○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十人者自欽若丁謂始也欽若則情獨負釋係囚丁謂則請罷兵托重寇兵君子之慶事何異惜其八政府以後

進得進失之心生而收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相李沆而已○左傳曰即聾後昧耳頑用監

恭曰曰陽而外陰曰健而外順曰君子而外十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帝相半不中太去治他危迫之却為冥不此也舜陽拳舉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十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而做好人了

列元城曰陸贄之論以為擇兵以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擇之主蓋蓋以殊物天下不敢怨於盡而敢怨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密於治奸疎於格是此元佐之所以敗也陰為自全之計而假惡以基縉紳之禍與宋天子所杜行也

朱子對事曰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沈不舉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人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直蓋君子小人如米炭之不相容蓬蘆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當乎此以吏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董陶之功所以謹序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死偏波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安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直誠董董使人不自知覺而互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

承

承順
凡事有可而後改正當曰是日非而後集眾善今也不然不論當否聖旨之下暨承訓大臣老成自以為知事休小臣疏賤自以為非朕今至於刑官奏獻弁髦祖字三尺之中虛堂手業成就人主一時之私意上下相蒙面是心在此他在上之人惡與善同之過也唐吳君臣猶有異同都命者美而往之辭守者敢而否之辭也何哉下之改事極有命而天事若

順

順
果事允當以事何為至此○程子曰事是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死私交則不為阿諛之計自聖上智出天固非帝情之所及然事不相濟事乃有成而上意所在則必曰上教允當莫問其言何說之風殆近衛之辟臣以為今日臣工愛君不如愛身臣愛君不如愛家也

宋臣富弼言于神宗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奸人得以傳命蓋是上祥氣之向施措之降意者特惡若或微露則下必有潛陷逢迎之徒妄度上意務欲送起乘間欲售者多矣是以沃武志在求仙則李少君輩進志在富貴則華弘羊輩進之

護數 附構捏
錢牧齋曰當吐家陽九百六板滿方輒以誠載齊及弱天既大早之日也人主得救時之相侍此之也舟楫為霖雨而舍夫輸人毀後波煽煽謗必欲吞塗亦逐而後已如漢大川也洪濤巨浸粘天滿日通壑之風貝母之浪傾棟樑交互作伴雖有長年三老其將若何如歲大旱也焚巫斬龍呼嗟舞雩早魃之鬼厲風雷流金燁石雖有雲師而伯其將若

何易曰爾吐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為人君者可不慎哉○正循善化之病幸致命病而雷門之狗吠而逐之又曰當吐家板滿之秋人主肝倉中外震驚惟是東旺成泰虛美者用是以快息仇怨刺决歧口者古張羅設械巧手剪

外人之所長而精于殫敵吐之所短而社于一掃委人主孤注以致忠臣義士御刀仰革藏血化碧此則操刀推刀者勝

往帝時時外侮內訌人主于立軍時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焚絳之不可治如依屋漏舟之不可堵

三

柱校舊之極人但向于內庸忠之濁貪制空于外商字鬼瑣錄妄而無籍者皆改舌依草附木益踴躍吞茅鴟狂呼簸弄于中外之交卒致局手飲袖洪慶去檀而三寸失位九嬰刺天則此君子所以扼腕世道傷心時事為之於扼而

噤塞也

真曰槭木之此罅惡乎外棹於鼯鼠○朱子曰為眾楚所味費了無限口類

又曰天下有三患夷狄坑背之患盜賊財祿之患十人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且病外元氣削而神

氣益則病內庸遂則出補傷難技助客邪而伐其元則病○遊於去之備微綱之外

愚每見古昔天人君子多遺後人之磨牙厲吻則愚未嘗不感歎太息而殊不知其微矣者已噤吾之度夫

夫朝廷者富夫福澤之司而天下之為才捷足所共歸蹙而奔走處也故位相次則觀親生勢相逼則謀篡起

向按傳紀古之志士所以刻志刻行而遺立秋者罕有之君子惟以義命自听而已以全視之當時雖去屬快而異日吐史

之書禪官之祿所以貽訕於後立以休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能掩乎哉○程虛構誣文致其罪○橫致辱吻

策鼓論誅似公孫福息天躬掌之於漢邢想蔣之章輩之於宋○又稍構惡懸掛睡毗而謾言秋梓暗射旁殺

君子之特柔抗者謂之矯激當事慷慨者謂之狂躁好學而善者謂之釣米起拔流俗者謂之詭異群排公味陰向

顯抵大則麗刑辟小則遭擯斥而充世立於朝者即浮沉取容之徒也○魁魁魁魁送肆約恠尺壽輕陰徼欺天日

壽聞密母之言日歎三為羣人三為眾阻之極金石亦銷人聚成三猶謂之眾况不特三乎千人所指不病而死只我寡

所不能堪也

查方磨厲角主梓切次骨專致拚人坑窟未母徐究始末積罪成素極意而不恤○百千蚊蛇鼓奔狂鬧

理京時年子才日諸臣以請白為質以正平為則以修姱為能以芳菲為服媚以博譽為好高以中正為排擠未母有所過

尤也日此則何為矣梗乎日滿詠好姬既娶謂城眉之美信而美脩洪禹又不答民心屈抑此開此詳竟之謬所以入人

之膏蓋人之心至于今而未解也

一時曉外至之致有似此罅之撼對曾何足以支損哉○墨華爛慢乖風搖落○公涇潭山積羽折軸

說毀搆捏

士君子處世難矣范文正之矣而尚有碧雲駁之誣實人之害正人者可測也○君子曰小人能殺君子身而不能滅其名信哉

子瞻曰古人云人之至信者心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人也然至於密吝而如心目之下亂於投擄而如母子之手

殺於拾糶而知聖王之可惑○奸人之醜止甚兵者躡躅未逞必欲其於君子有時投擄而於若既免焉○搆搆

成案如宋濕薪

自古欲搆害君子者必迎合君心而使之信之深也必恣患君心而使之行之決也止微動君心而使之外之暴也以其害君

子不足以及快於其心也則須株連旁攬一舉打金其兩振棧括極深而巧○鍛鍊組織

若其兩毒詠艾良善以斬正味者則固之生幸直鐵鉞而鬼誅人戮愈久蓋以三尺童子之知噓罵九章宋之刑窮天地

而囚敢也

程子詔聖而以靈論放散甲里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乃族子孫公年刑悲之為先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事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尤滅氏○孔子至任而化不行於湯虎武叔孟子大矣也而滅食賊之王雖惡之淳于髡輕之

朱子五楊教授曰內則有朋友之誼責外則有世俗之諷嘲雖非本心宜容自辯又况孤危之跟无故帝招吻唇今乃自作

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為的而財之不惟其欺喧喧使入壓間或符以成罪亦非難事○暗地搆扇

○中曰其矣君子道之難行而小人之打為焦也昔哲宗初年侍川入侍講庭未幾拜次後遂有西豎之陰寧宗初

政胎奄入侍徑帷未幾權倖相嫉處有官現之命嗚呼○小人排擠道幸之漸自是而底全謀得符一則曰偽字二則

曰偽字已醜醜於此時矣○柳州曰造作粉飾蔓廷益肆非灼然昭晰自新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之間哉

○規之九五曰現我生君子立外乎愈頌氏曰規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群陰仰而視之則唐武宗之時內

之臣者外之牛壹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口手變焉事去矣

○方正學曰君子之於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帝盛而中帝衰現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傾者不足以蓋无窮之惡

屬於一身者未嘗不先于天下蓋時與事錯進雖聖矣莫能達其窮及乎勢易而理存人止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斷盡而元遺而論叙之公終不能掩眾庶之口若夫公文蔡西山在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身出相身謀說者孔子周程之正道也而胡然沈沈祖輩極力祗毀甚者欲真之於死地而害道之實亂文公亦受偽崇之目奪官褫職逐屏逐遊之士由小人視之曲義悖意取捐於推杆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杆困悴者皎乎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類以拚排污蠱為事者人之視之猶睛不擇之物目情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魂以快仁矣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載之鑒矣

方正字曰孔子大聖也魯人毀之孟子天人也辯士誅之彼皆捐攘乎朝廷其諸侯抗抗孔子後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名播一古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公侍食乘陪湊合羅織

又曰屈原曰邑犬群吠所恠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佩鳴玉冠進兵之冠持攘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之不已此非有他見所未見心誠懼之而賦三代被服宜願信者之愛惡也

蓋猜念愠之類吹毛檢膚之徒煽涼成熱指完為蔽譖諸橫舊言語文札至使君上所望而得仲生廷

魏元忠之彼護也張說為美官而動未免依違使失而宋際勳以為代膳仰之舉此後元忠始自其完功名之士伊代元之卒公鳥之曲珠致罪羽類畏之歎之方喙釣小走羣畏之魚之受唇非齒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諸論君子畏之

貝錦斐斐得時其惑鳴鳴嗚嗚斯得聘其以五鬼奸邪得投其佞善鵠附和得弄其唇公如自有昧如耳有充口腹之而有憂有劔羊舌之上元一循公扼要若鸚鵡之能言脂膏若萬木之適口公陰陽其心丹青其口公附舌雖徒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夫而有害察之技公虎以未之所以居之公中山之言盈筐自帝之言空平

良田但敗於邪匪董全多鋒於眾口投抒且起于塵至市虎亦成於三人艷色或齊於犀犀既各音莫容於眾楚交謫之夫人之至媿姪昧之臣臣之蔽孽公漸漬之久膠漆解堅浸潤之至骨肉乖折公巧人之雄偽夫之傑公手掩項氏

貪冒進驟升

四

日禹昇痛恨河糜逞憲泰天豫章一研斯例
貪冒 附于進驟升

明何孟春疏曰大較鐘名兩益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力疲倦僅勝衣冠元有幹旬望利而饒爾事而頑俗風變類考謀若其不忠彼浮家親宅何而於敗十八而九皆坐甲點而列先以酬其打大極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

有 鈔：於鈔蕭蕭而蘭馨者亦能安英而騰蒸之而升耶

牧 焉日人之生於斯立功名宦途重舉於外聰明才智驅策於內直身於奔中傳處之中軍立而為勞人者多矣

魏 了翁曰詩曰靡盬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為俗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生會也抑美猶然况其他乎

胡 雲峰曰按易之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柔而水降、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盤于陸由木降而手陸、非鳴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而遇坎日致寇至漸之三而互坎日德柔、者畏剛而能七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陰符書道三、危於未進自進於陰云

此 奴是貪官沃雖批類去令不去夫公微意甘泰懸想排錄公為各替勝伸所隆伴

牧 焉日皇上以官羈繼天下士去不成去留直之如積薪而玩之如股掌乎士去又不自振振口稱軒冠身雜脫便如子兒之膏餘啼哭不自勝則人得以侮弄之矣公大蓋以說報為无尤大壯壯為有凶我避進也

乾 之九三日君子終日乾之夕惕若厲无咎上九日亢龍有悔白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美於惕莫不美於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夫老翁辨亦以命禹伊尹復改厥辟固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

愚 昔陵揚其大壯之初九日也于此釋之者曰居下而也于進其凶必矣成之六二日咸其腓居吉釋之者曰安其位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吉也夫初居六二之下猶夫士之處蓬華而未出需於世也為於是懷洋進之心則壯壯之戎他而征凶之

任

夫至矣二居初又之上循夫夫之隆風雲而將出焉於吉也為於是抗逆退之節則成勝之刺熾而度者之慶未矣
人之錢猶謂之盜則富家之各若固有之者其為也恥立不為攬金所笑矣
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諱受出處非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爵夫廟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不博也臣母以是視於麻
朝而賡之矣其所不欲退者雖重被物福不許辭避為其臣者亦貪志者春晏然不去一夫先之夫教之見聞所慣
漸成習俗終至塵恥掃地利德誦天而吐先所賴則一天道退其庸於凡俗者里何如也人於此泰內積重而難欲
澤害如膏洗滌之惟恐一朝德此使委之持情以者推筆而評之日某也富位明時无一敵為而依福不去竟死於
旅邱之則一生辭禮九泉蒙羞寧不究哉
朱子答汪尚書曰使意念天而現至願隨行逐隊則有持福之詩印首信肩則有出位之戒是不伊紫之有執
乃以七人之數用設於宦海濶翻之中不能自拔於鍾鳴益之後
孟子以各人之乞餘東郭鄰向之祭者施之從外來贈其妻妾喻之日由君子現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
不羞也而不相位者茅希天趙氏日言今之求富貴者皆枉曲之道日夜乞求之而以賤之於白日斯人何以異我
明侍郎楊守陳未嘗求進惟幸欲拔之守陳却之日吾猶復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自盲而改節夫
十數年未進仕太驟詳覽成風誠為士夫莫大之羞夫才德六品即降即署一徑却目夜謹正即出也即守略受得阻
或以投虎及別備軍災狼奔通改驟迂州府者前後相續官才流雜元漸未有甚於此時矣祖宗朝盛時勤苦
積仕累年之後始升五品文臣之已徑止言者謹擬持手亦或持雞其悔惜之意於此可見

仕宦

朱子曰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乎其位
事類曰中立士大夫以官為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敬慎耶柳州日自抱困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往則及物愈大

宦

周書曰孟子曰出種必載贊何也日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種舍其耒耜哉日吾仕亦仕也未嘗聞仕如此
其意仕如此其意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日夫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
媒約言之鑽穴隙相窺踰牆相送則父母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每鑽穴隙之
類也輔慶原日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約言之鑽穴隙相窺踰
相送則父母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君人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聖王之害皆賤之直身
兒女子相窺相送者此豈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私忘義而屈道而伴身也

奔競

楊萬里曰寺監者日吾易不全者也即青者日吾易不待送也侍送者日吾易不寧執也寧執日吾易不于四考中書
也无干祿慕位之恥无做塗捷徑之患於古人所以朝楊雲難曼借者殆不能堪也
夫富貴人之所欲也若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得則雖有依抱道才之士終是楊之路味義忘恥之輩皆得遂其願
矣攘袂揚吻以翔翔於榮名聲利之向也日孰不日春明之夢已殘享奉之書久絕而星夜之乞猶未休也
孟子遠見各王時人心趨其于降孔子之行于季孫後世疑其五合公間而論羅老子作于冷顏色耶
明憲宗朝吏部尚書趙南星以布沈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於其柩用郊丘結飲南
星部之款日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衣裳重念輜輶擊鞞其闕吐若井廟里之堂入其隄隅謂冬龍
門之級矣

十五

吳仲共于宋欽宗日今之庸遠但聞取吏部之嗣之知義之求赴奔走之風使相府如市往士大夫相遇則日今日
見其承相于其差遠得之者則日某有宦條之舊或瓜葛之親不待者則日某元日之雅无根柢之容向有獻三
言不過目前利則為籍手執見之利求其長慮却傾為陛下長今歲之事則元有也公權執之逢馬之奔趨也

奔競

陳俊卿奏曰向未夫奔觀之門者十後三志畏人知今則公此趨討十已七八不復顧忌外間宣傳某人由
某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書聲勢既長全謀侍從往往多出其間願指如意朝廷亦惟命是听先敢為陛下言
者此大非朝廷之美事也公今之所謂任宦者我知矣窺者成敗揣摩事持画思夜度心已勞矣嗚呼於權貴之
門後於形勢之途是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嘆嘆脊有滴笑形六瘁矣病于夏畦現者倭焉福之實是恬莫竟
柳州與顧十郎書曰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則恩乎辨也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其福用而
降附奴令也趨使解匍匐以非乎人而進乎已若是者一朝勢異則電滅眩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不知世世
人之非已也則趨於中以自於外其室亦莫能至焉此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向者之態則於勢之
變也固有望焉公朱子曰後之人自重權向已有及趨利之意何由得而善

朱子曰利祿之誘最害人心馳軒走馬役於他人謂之儀畏公柳州曰射利求進慎白排戶百不一得

釋史言張說為宋翰林學士之无恥者皆趨之若王賢沈瀛二人有言氣每以諸說為戒一日賢潛語說瀛已先
在座二人相視愕然公朱子曰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

淵源錄曰榮陽公希哲之自官守處未嘗十人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遂守令借人或待其不未知仲父對薛
甚好之勤於政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我文宗初憲府疏曰惡祿人之所利也利之所在今爭趨之患得患失之輩惟利是視豈計其他利在權臣則附州
臣利在宗室則附宗室利在戚里則附戚里利在宦寺則附宦寺利在嬖倖則附嬖倖幸或以女謁或以財利
或以土木或以技術或以祝釐投向侯宰以乘其悍為耳目之以成其欲者雖兇穉疥癩所不至
各以和士爾也尚書令成植曰感朝士不知處取者或之為假子士向傷寒臣之忠服黃龍湯士向有難色有使之
者請先甘之一盃而後笑

希世者合之士悅仰尊貴之願遠近勢利之間意无非是讚之如流言元平否之如鄉音以圖者為精神以向背為
變通勢之所集送之如故勢之所去矣之如脫其言曰名身孰親也得身孰親也榮身孰親也故遂際
其衣服移其車徒冒其賄貨徒其声色自以為得

朋黨傾軋 附調制時論

明汪文輝疏曰今則捨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彰響言語之殺似連篇累牘見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詬前流
相攻如市井喧鬧為眾喧笑人心之間豈不而有所失哉公歐陽子曰十人欲變人之旺也進朋黨之說

錢牧齋曰旺家之遠禍醜曠日久至庚戌而大作當其音三舍人以向背冷白衡排官府之相輝輝正人剪除異己
等為君子者分清濁之流爭玄黃之戰迭勝迭負堅壁不相下久之而極人當旺室網解紐衣冠塗炭危取凌彘

于是元氣傷殘兵燹交作土崩瓦解而天下遂至于不可救藥迄于今款滄桑悲未春靡不彷徨悲慕的高
天而躋存之豈九三舍人挾冊對壘膏肓抵舌依義而止棘者其流毒遺殃遂足以移九鼎而傾之在哉

陳澧曰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曰幸之之爾莫非王臣故東西南北之人皆可用也詔聖大臣以參謀王安石為王托
德述之文借朋黨之說以屏除異己之人曰司馬光則謂諸人皆不可用曰呂大防則謂諸人皆不可用曰劉摯則謂

宋人皆不可用故自詔聖以來西也士大夫皆无望於朝廷甚非咸陽所以立兵无方之意也

自古人君孰不欲士論故一朝廷安靖手然而其所以變于一者有二道焉君子得君上下相孚而政日興生民日寧時
先事以之疾則政論先不同而士林也馬氏是以美定者也如或小人得君上下相結而善言者見斥非謗者獲罪惟務防

民之口則政論不敢異而吐言也馬氏是以不善定者也若乃上不至於以美定而下不至於以不善定則人各立論以類相從是
非相亂取舍靡常政出多門朝廷不靖焉此是不定者也古之人有以善定者五帝三王矣夫无以言為下至漢高祖文

帝先武昭烈君太宰及宣宗初年宋太祖仁宗暨我立宗大五之皆皆是以善定之類也有以不善定者桀殺龍逢

朋黨 傾軋 調制 時論

紂殺比干 沃武帝殺王章 至於趙高之於秦 王莽之於漢 李林甫之於唐 韓愈之於宋 天下之為人莫敢言者是也 至於乙巳之禧 障車而天而在朝者 以言為刃 骨骸之死也 至朝皆曰 我莫敢異 馮政以漸壞 凌夷至於僕而天下卒於亂也 馬宋元祐之末 司馬光既改群 各以類分明相傾相軋 而彼小人 乘隙施下 在子之術 一徇打金而宋以不振 論於夫 夫夫是不定之驗也 為士類者 雖欲慷慨論劾 而恐上疑其相 攻擊也 恐不以其斥也 已相傾其欲 莫敢言 邦本日以困 四脉日以傷 西南二字 是已吐之禍胎也 年大難進之 輩識見暗昧 乃以不爾事 爭爾至此 置此李於度外 可謂匪徒 而不見泰山也 天下之爭 是非有而是 馬武王伐付伯夷 叩馬 此乃而是也 亦有而非 馬戰 諸侯之兵 爭此乃而非也 今日之所爭 孰是 而孰非 耶 抑而是 而而非 耶 一自封疆相持之後 前瞻後顧 左牽右掣 惟恐彼之志 我故更無餘力 可及他務 夫是之 故仕路混濁 臣綱日頹 生民日殍 而莫之宜救 吾恐甲申而乙是者 賊殺俱失 而奔楚之皆未得也 滕元舒曰 治亂之道 如白黑 東西所以變色 易位者 朋黨用之也 而君子先黨比之 草木凋落 相附者 必蔓草 非松柏也 若使朝廷先朋黨 雖中主可以洛 不朕 雖上聖亦殆矣 公朋徒 部黨之氣 重而靈脩 美人之思 薄 李德裕曰 列向云 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善 不為朋黨 焉被卓陶轉相汲引 不為比周 何則 志於為正 先邪心也 臣帝以絲莖 雖與耳 舜禹 雖處克朝 莖雖與則為黨 舜禹則不為黨 何者 共工 雖與相與 比周 徒為掩蔽也 如夫人 君子則不然 志於正 則同心 而於義 則同志 退而各自行 已不可交 以私 是以趙宣子 隨會 隨穀 隨涿 司馬侯叔 而此而事 是不為黨也 又曰 仲尼知李路之不 免子游 識子張之末 仁曾子 罪下高 吉親 無聞 夫子 怨宰我 僂極 為久 惡固不掩 善固宜 稱此 不為黨也 惟固稱 周室 既尚 由是列 以公子 魏有信 能越有平 卒各有孟 甘楚 有春 中抵 寧而 游 讓者 以四 慶為

稱首於是 守職奉上 義之 靡而 背公 死黨 之 取 成 矣 公 函 流 在 前 不 悻 懦 矣 先皇朝 楊萬里曰 天下有先形之禍 借非 權臣 而 借於 權臣 援非 盜賊 而 援於 盜賊 其 惟 朋黨 之 論 乎 其 端 終 於 士大夫 其 裕 及 於 天下 前 事 已 世 預 陛下 建 皇 於 聖 心 用 人 之 際 勿 謂 其 甚 黨 也 李新曰 先之朝 有 舜禹 稷 契 皋陶 太 氏 之 朝 有 伊 陟 巫 咸 文 王 之 朝 有 閔 天 太 顛 散 宜 生 武 王 之 朝 有 太 公 周 公 呂 公 宣 王 之 朝 則 有 甫 申 伯 方 叔 召 虎 之後 世 不 聞 其 有 比 周 之 款 意 者 朋 黨 之 原 始 於 東 沃 威 於 唐 甚 於 本 朝 為 患 最大 而 最深 者 也 方 今 其 權 榜 局 止 三 八 俊 其 重 熾 局 止 八 兩 十 六 字 其 秋 之 起 局 止 李 杜 其 感 之 結 局 止 牛 李 退 休 偃 月 而 往 營 將 報 者 羣 皆 是 也 昔 公 死 權 佩 劍 相 笑 飽 漆 不 能 過 其 密 神 鬼 不 能 窺 其 真 張 孤 於 前 設 弃 於 後 其 甘 如 薺 其 烈 如 燄 笑 淡 莊 刃 孟 酒 殺 者 人 羣 皆 是 也 朱子曰 老 獲 云 漢 之 六 四 曰 漢 其 是 元 吉 夫 群 者 聖 人 之 所 欲 漢 以 混 一 天 下 也 蓋 當 人 心 渙 散 之 昔 各 相 朋 黨 不 能 混 一 惟 六 四 能 漢 十 人 之 私 群 成 天 下 之 公 道 此 所 以 元 吉 也 公 條 焉 事 輔 條 焉 腫 腫 公 或 黨 或 忤 如 甘 如 荼 較 峰 方 氏 曰 中 孚 之 六 四 曰 馬 匹 元 咎 至 四 捨 初 九 之 黨 而 上 遂 五 此 大 臣 之 絕 於 黨 而 一 心 於 君 者 故 有 馬 匹 亡 之 象 晏 子 不 入 崔 攄 之 黨 韓 退 之 不 污 牛 李 之 朋 馬 匹 亡 焉 公 條 翁 甫 前 山 谷 江 風 浪 何 昔 手 之 句 曰 直 乎 以 直 鬼 神 豈 料 今 日 真 見 朋 黨 易 兌 之 初 九 云 和 兌 吉 九 云 孚 兌 吉 程 子 曰 比 三 之 陰 孚 而 二 剛 中 之 德 說 待 應 正 无 所 倫 係 孚 信 內 充 自 守 不 失 君 子 之 和 而 不 同 者 也 公 自 朝 仲 摯 武 之後 百 病 皆 由 此 而 終 焉 而 惡 官 惡 不 顧 義 理 所 爭 曰 要 不 卸 是 非 排 擊 相 勝 勇 如 責 言 朱 子 曰 朋 黨 之 禍 止 於 借 仲 而 去 之 惡 朋 黨 而 欲 去 之 者 往 至 於 亡 人 之 性 蓋 不 察 其 去 否 也 邪 而 惟 黨 之 務 去 則 彼 小 人 之 巧 於 自 謀 者 必 將 有 以 自 蓋 其 跡 而 君 子 恃 其 公 心 直 道 无 所 互 往 反 為 所 將 而 自 以為 黨 沃 唐 俗 聖 之 已 事 今 未 遠 也 公 朝 著 剛 氣 也 重 振 擊 掃 之 棧 已 兆 矣 胡 聖 峰 曰 或 向 是 子 周 而 不 比 和 而 不 同 而 卦 名 曰 比 曰 同 伊 我 曰 比 者 一 陽 為 眾 陰 所 比 而 坎 湯 居 五 為 得 其 正 故 元 永 貞

朋黨

傾軋

調制

時論

是其此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人一陰為五陽而四而雅陰居二為得其正政利君子貞是其日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
曾欲詳焉而李孫行父論晉未可貳則曰臣睡各欲伐晉而鮑吐誅曾未可取則曰上下猶和是得觀人可不於
安食賊池強弱老字之形規，於其臣与上下之和睦与否也古人要言尚意愚固不敢揣知而師必知其不謬今
日朝廷之下有偏壹不相和睦之弊而所能為不守伐之勢乎此之猶人一身氣血不調而易為風雅所束也
於易有之漢之方曰漢其辭元吉而本義曰上承九五當承漢之任者而下无及身力能散其朋黨中子之六五曰馬
匹无咎而本義曰初身四為匹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是皆責在大臣而今之大臣抑忽於茲義乎

夫朋黨之格如振婦止家之法能益修之各本則開雖膠木之化可以坐致使臣之道能益表卒之方則師之敬讓
之風遂與中見而是，非，好天惡，誠明而至庶法攝否一頓天則好惡與奪无本已私為壹為朋莫如而忘，則
必无所牽壹當當思不如以物，則我无所与夫天不世而薦兵則疑其壹曰彈惡則疑其壹曰彈惡則疑其壹曰彈惡則疑其壹曰彈
統東乘子中之中本体已故安待裁處陶扶无過不及之美而至指待宜服四方之心我窺侯向者送其巧近念者我
其使欲詳而愈論欲去而愈感此未已見之效也不有回頭轉轍恐不中不夫公壹與中者清者清者清者清者清者清者清者清者
朋黨之禍人惡家其未久天况蓬萊况酣已過百年求入於色目之外殆且无人而議論之至偶入才之依敗乖也
一祖一宗終不能去之於前中賊易志非在聖明以大公至正照臨于上惟矣且才則退之庸之惟惟且
後則斥之退之使俊傑在位公論與行則室極既建陰朋自絕若必以色目先有疑億智慮有所周防則生歐
陽修所以陳戒于宋仁宗也公以東攻西不守也以西攻東不守也若欲盡斥東西則是聖殿下之朝廷也
嗚呼朋黨之說何代无之惟在審其君子小人而已為君子也則千百為朋多，蓋美者十人也則一人亦不守容也况於
盛壹乎若不向邪正輒疑其朋壹而欲破則東亨壹錮之危自馬清流之慘未必不侔也夫一林甫足以誤唐一
蔡京足以誤宋則十人之釀狀豈待有後之聖繫乎自古論朋黨者莫辨於歐陽修之論莫切於朱子之答留

明黨

正之善殿下試取而現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昭然可見矣
臣甘見朝廷有安皆由於循伸朋比之習慨然每自語曰范純仁謂責已猶恐不明責人猶恐不怨為庶官者亦以
是自勉而又責諸友交則壹獲之病自乎降矣

傾軋

洪範傳云人尤有淫朋人尤有比德惟皇建極朋黨之去之在君上之立極而立極之要亦惟以庶敬察理之字南明
出治之本源直事在物是元倫倖而為群下標準之極則直輕重自露於鑑空衡平之地時敢眩以是非

調制

宣虎之友年向循伸有沈義誼全孝元多壹之說伊昔汪循犯散淨叙雲與做出東西之目稍誤於義洽條華
者則指謂之西稍誤於李元倚輩者則指謂之東朝士若非特之稱行及庸碌淺薄則皆入東西指目之

時論

中取論一人則必詳此日其是某壹故被取也薦用入則必詳此日其是某壹故被薦也二取一薦无不指
以私情而全疎錄書不能措手之有，公頭出頭沒屢為扶韓之議
士林者有正之元氣也士林盛而和則其性治士林微而多則其性亂士林敗而益則其性亡世之進昭載簡策者帝
舜命九官十二牧而商，相讓肅武之臣三千曰曰德中則士林之感而和者也唐之李德裕牛僧孺多明使壹相
傾相軋宋之群兵以類相送論议不收遂有洛壹川壹朔壹之名中則士林之激而多者也東漢壹錮之狀忠兵
殆无了遺唐末白馬之慘清流之志委魚腹前來章蔡之徒走流元祐諸夫而至立行壹之得也則士林之
降降不逞之輩趨趨附喜幸之人互相排拮斷絕也固不直道矣中其或有秉心之平不若為壹者壹一逞
得志之皆不欲隨壹俯仰稍自崖巖則輒以物色相加初則疑之以壹後之以壹或根推所親甚於連坐也
是一肯士大夫若范祖禹品大防之不產者得脫於今走指點中者幾希矣公刺平吟感滴通甘言破壹也
大抵同朝之士有兄弟之義古人相處以禮讓為先以信義相好有不合則責以勉之事有未壹則付以正之說先

待狃于否乎降今則士友之向情意不親疑沮易生如孝之有根萌芽易動目前湊合未能堅定則交孚之
室有所未至而世也世要不可抑勒為之若歷以歲月元有辨際壹之一字不復掛口則自當消融合斷見好急像矣
草念宋元佐時諸吳滿朝而因種執為激之一言多為洛蜀相壹如程頤大儀亦不得免以致章蔡乘前復入証
以奸壹遂速靖康之狀誠可慨也公身處為敵臣章甫亦成重罰
慎密曰宋之韓范上啟未嘗為曰下啟未嘗失色君子和不因伊言不食合而使以不手相待哉
朝者不悅介推事隔世進則彼退彼退則此退向或有特立秉公不為偏壹者斥言見忤使彼指目一事相睽轉
成區別以使人各猜阻英能展布以偏邦有限之人才分而為三又分而為四五如是而欲求人才如是而欲尚賢事
不非難乎

昔唐文宗謂去汙世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夫以萬乘之威驅逐數十書生何至甚於去強寇之難乎顧其難終有
所甚難者何於人材之難終古所歎自古大夫被朋黨之名者多是聰明材力為眾所推之類也若其君相里能裁成
保合不使潰裂則雖於中有異中有同終不害其為大同也如或只據朋黨之名務剝絕去之今日逐一入明日逐一入
今年去壹明年去壹則朝著之向人物掃盡其所而登庸必不過依何不材之徒則雖謂之空空焉也昔種軾諫
王氏曰俗之弊比之於瘠地之黃茅白蒿去壹之難所何以異此大抵士論之携貳乃吐家之大不幸其兵邪時失之連未若
明也若牛李之是非元祐之三壹非但去壹年不能平後世亦不能定設使益去其壹則李德裕之亦程伊川之亦壹
并在存乎中矣其如去道何如耶

范文正之起廢任以西事也欲與歐陽永叔同事永叔拒之曰君子因其退不同其進也若永叔乎謂周而不比難進焉
退者矣公范氏曰夫惟天吏可以代德李德裕自謂朋黨而欲破朋黨中以進德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為難之矣

明堂

傾軋

調制

時論

張南軒曰人言東沃之壹獨趨之也吾不知東沃若無故君子其也本速比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朝死則敗罪於丹
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速矣公壹論之害乎勝言於植根既固流波漸漫日滋月
加成此世之膏盲矣

紹興中張浚曰臣昔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任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吐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
茹以其彙任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憂憂君之心現交之義而考其心則朋
黨之論自不攻而破矣

仁康谷李責疏曰壹之二字雖朱夫子之言予亦惡爾後去之人不識朱子本意徒以引君為壹為心其弊大矣
列位之曰不天者之不天矣者固其也矣者之自不相容則猶兄弟爭相而為女殺之家心與身相勉而為必死之疾也
陳汝卿奏引歐陽修曰馬光祿論朋黨之要以為紹聖常規求以此說肆行寔基藉席之乱近史宰相罷黜則其
所用之人不向矣在一如屏矣氏鈞壹之所非旺家之福也

按十年來朝紳分壹之言多岐其始出於二人好惡之偏終至於毀一善之眾而後之收者猶是其實助也則又設惡祥
以盡之惡德補以誘之於是甲巷廟草初不自齒於人類者莫不抵掌投杖而起游談振腕助其聲勢變若
决江河之流前潰而後放于收于里之間而莫能求其作俑者亦俯手旁視欲悔之而不可得已

慶曆中仁宗身批政論及朋黨事范文正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邪在朝未嘗為朋黨不可禁也
東坡債歐陽脩朋黨論曰各尊之執事莫非四氏季孫之慮壹也應叔是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執貶哀友旺十人
之壹其不可除也如生而沃壹錮之獄產白馬之狀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壹其易益也如氏

又曰孔子曰仁者安仁利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非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道後季氏則為聚斂之身臣唐柳宗元列
為錫使不陷叔文之壹其高才絕學是以為唐名臣矣昔夷懷者得罪於晉其壹皆出奔樂王射謂范

宣子曰孟及薛將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棄氏之勇也余伊復馬王射日子為彼棄氏乃子勇也嗚呼宣子早後王射之言豈非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法之度哉愚以為治道去太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矣

又曰昔曹參之治魯曰慎無擾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失亦庶幾於善治矣奸固不可長亦不可容也若奸盜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李李之靈徧天下而李應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生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秋也此之六二曰比之自內貞吉張中溪曰小人比而不周所惡於此者為其不臣也為比之以正則無惡於此矣二以陰居陽各當其位者故曰貞吉

未見痛下頂門上一針而後欲深念為一則勢有不守得而徒益其極氣之勢矣與粟翁所以敗而朱先生所以然調停建中之為深矣

近來黨論之變中勝言執當初多裂其端甚為乖流之害將至滔天傾奪之不足至於竄逐之不足又將至於何境乎人而疑阻事而睨事始於元帝開墻修成秦越南粵人心世道日異而左右不同殆至於莫可收拾之境言之至此寧不寒心哉歲下再母澤忠堂習痛或臣隣前後聖旨每以建樞萬平為教而群下不善奉承元能盡聖之考致令聖上主持或未免偏著於抑揚之際方其罷進也復身之振擢之也恐不及其斥退也罵詈之誣逐之惟意所適一進一退乍與乍倏昨日之所是今日非之今日之所進明日忘之以致是非無定處罰無常是所言下民不信朝家政令街巷語政

列更生奏曰兵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取之於朝若曰罷罷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若曰拔若以其軍軍征告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兵至類相致也

蓋自黨論之分裂彼出則此入此進則彼退朝廷之所用不過弄性之輩而一輩之中又分其半取人之路固已狹矣況當進退之際注撥每建於偏重故銓選之不精所由未久矣

貪婪

明陳以勤疏曰賤吏以市井馴儉之行冒膏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車牽既深充墊已滿不幸而治敗罷官乃其甘心者且亦不見良田美宅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自為確據矣今欲禁賤吏而止於罷官是徒棄之以西之名世之以不之端之區福而其惟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悍而羊去之

我明在朝有吏犯賤上曰先王朝賤法甚其今則不賤貪凡日職民受其害事處者不可不痛從其律

明何瑄疏曰昔宋范文正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句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句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即富公亦當若夫者其言非近於李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遠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悟事者不同是女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古人之萬分廉介不過十善半也貪婪便成大惡吁可畏哉惟者謂廉者曰吾恒負薪矣百斤而元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身敢向何故廉者曰推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視之易地皆然吾母釣而得大魚汝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幸有浸弱之患矣非直有力傷之患耶與再薪則墨其貪而為傷則也百斤力分之內十斤力分之外雖一毫猶是為臣而況十斤乎萬事皆然非特漁樵而已史記曰賤吏恟恟而不持戈矛者也公明仁宗每戒法曰曰王家恤民必自賤吏始也

朱子以中封事曰甚者以金珠為脯鹽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宰相則相宰相則通近習惟得之末先復而取父訟其子兄勉其弟一用中水而不漫祗有忠義名節之貴公岳飛曰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宋理宗親製訓條錄成飭中外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惡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假匱于法况其冠紳貨博而入蓄及後人我朝忠義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

胡致堂曰殺伐生於氣盈貪惡生於氣歛所以世者為利祿耳

賄 賂

賄賂

呂氏曰咸陽文武之職未嘗有防化貨之戒而無總于貨見于盤庚惟貨是者著于商命此其商周之衰乎

陳富春曰宋時名賢在下者以苞苴及人為恥在上者以苞苴及門為羞愚謂士大夫以名節自勵如此則風俗豈得以不美及宋之亡忠臣義士比前代最盛蓋其效歟○漢末果桃李菜茹之饋集以成賂

真德秀告理宗曰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

楊萬里曰所謂苞苴者或筐千金或持百金湊會于都城之門而視與筐之緘題或曰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府某官也或曰近貴某官噫夫所謂千金百金者何哉將帥剽三軍之給以固權也監司守令攘公益民以求美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以攘之天下箱篋肩相摩於道而其八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八而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

貪婪之俗與利欲之瀾漲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貨其吉非人其吉財多則賤者可貴愚者可賢財匱則貴者可賤賢可愚而用舍顛倒是非混淆刑賞糾紛殿最錯戾前者既售後者爭慕王官為貨劑之物刑獄為驅僧之場豈有他哉庶恥之道表而羞惡之天塞所重不在此也彼其枕連於水馱為於途船運而陸輸者非上於天非入於地必有所輸之處而人無得以芥其患則將何所惡畏乎○中外簞簞之請日甚月盛其登於御史書啓其臺臣彈章而事迹显著者自上別無傳教毋得調用○朱子說及受賄者怒形於色曰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

明懷宗崇禎中給事韓一良曰皇上召對平培有文官不受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受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縣官行賄之旨而給事為納賄之魁成宗朝尚寬厚之政至如姦賂之罪亦或寬之賄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世宗朝如萬戶等亦皆以廉潔

相尚

陸贄曰春秋傳曰官之失德貶賂彰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之於是乎戒慎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化百官也

又曰王綱廢依德化陵夷然後滅公義而殉私情盛誅求而宗饋獻記曰天子徵諸侯爵於是相續以貨相賄以利而天下禮亂矣始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賄

富貴

君子以道為貴以德為富待人而貴者非至貴也待物而富者非真富也○漢楊震曰致貴無漸失之暴皮爵非道殊必疾

世人之會富貴者惟知以一時之樂為樂不知以萬世之辱為辱人視之如汚穢避之如虎而猶且傲然自以為得計可亦惑矣

富

貴

崇高莫大乎富貴儁哲之所不能安而人情之所敢嗜者也居則窮門邃室崇座重茵披輕擁煖饌玉羅趙珎冶熱嬌楚舞越龜蘭鏡寶鴨桂釀瓊籌晷盡夜下樂而妄度百粵之珍寶三川之錦綺充物闖溢典詁者不能倭指出則馴駟送其丹轂繡軸吏控胥衛道行辟八秦出宣恩行兜昵握憲啣函陽生陰殺權倖造化力排恭華喜則河海千里怒則霜墜九夏姻戚籍其餘澤可跨郡縣僮御坊其緒威可以資僚掾冠冕之倫仰其睨視而為之榮辱黜赫之屬望其誣諾而為之忤戚人至於此亦可以明得意也

彼富貴蔑聞者一時冠紫六驥過隙骨向與草卉同腐無異蚊虻起滅穢懷間

文河軌茁捷射三策學味枚杜先登途列拾青奪紫為公卿持梁鑿肥娛視迷听據崇寢履控香擁陸

顧野生輝叱咤成雷

通書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銖視軒冕至視金玉其重無加焉尔朱子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足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大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

周子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予食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安其小焉尔○漢鄧后曰食椽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駟良而面墻學術故槁敗所從來也

崔玄暉歎盧氏當戒子曰姨兄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財化負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此誠格論也

朱子玉山列氏義學記今丈夫或徒步至三公然百得志則高金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庫有餘粟庫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灾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兼官重絀盈金積貨及其敗壞頭

顛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

方正學曰外爵祿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倘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子載天下之貴孰并焉不有得於此而願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諸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

五九曰富貴之家役使僮僕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僮僕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孳乳之性則有種汚速熟之谷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故知命者見富貴於貪賤觀貪賤於富貴

方正學曰天下皆知仕之為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爵祿加人而不修其可貴者吾見其賤也未見其為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怵於心雖抱閔擊柝之微貴孰尚焉

瘠瘠

九

蕭德忠曰詩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醬翰之佩璆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众官廢職私家子弟列試班班徒長其佩爾○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宋人自以米賦况無事而衣君衣食君食者乎夫設官分職非祿其窮也將得人予以治天工而今則不然為人擇官不問才否大官持祿固鮮憂國之志小官備餼尤絕奉職之念師非度筋脉解馳二有欲治官事者則羣笑取罵指為癡兒在亭右掣前拘後碍卒無所成至於胥吏之微亦得乘機售奸竟使失職習已成例由是士之稍知自守者不欲做官而惟慕爵貪榮及窮不能家食者或偷時得勢或屈心抑志乃能久於居官故大小臣僚皆不敢有意於職務其中彼善於此者只能按簿書應期會而已馴致庶績日敗百司皆弊迨及郡縣無邑不殘四外空虛無以為國朱子曰任官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聊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竊規今日遵政舊規人取練熟廟堂無違白之議臣鄰避喜事之諛正心誠意為己陳之芻狗王道仁政為堅仗之空言章奏為該司之故紙簿籍為胥吏之世業特選以休告麻事為高致士類以模稜容默為得中庶官數易百務不舉事私者為智事公者為愚狗俗者為賢特立者為不肖假使豪傑之士含章縕奇者則乎朝列者將必矛盾掣肘不能施一策展半籌矣

今日三公固皆人望士林期以霖雨者亦在其間而迄未聞建明施設致君澤民大副一時顯若之情則他尚何貴焉大官徠女謀世保位小官習於之復憚度日以故廷避事為良謀以動身奉公為惡計而百司麻弊或務推委胥吏外則邑令檢字謀求俗喜循常守例之士世多持祿保位之臣心憂國任悉敢為者人必群笑而斥和稍之自守難進易退者章多坎輒而不容○萬般作為無誠宗朝廷之上都是文具百官無營職之意庶民有侵上之漸廢之如將頽之屋群僚紊亂失任而莫為之下手善避形跡巧於揣摩者偷便利已自為長慮諸臣不能盡誠於回事如入門者一足投於門內一足在門外不能定出入耳

抑臣之私憂過計則災莫大於人謀如不臧而天度次之天度可諒可愕者則已昭示國人震怒為聖衷矣人謀之不臧臣請歷言之朝廷之上舉措失宜好惡不公不務下別邪正而徒以恥言人過為保身之良謀不務振起治道而徒以遵守近規為治國之要道慷慨達白者目之以浮薄喜事慕古傷今者目之以不知時務惟知瞻前顧後畏首畏尾以為保爵祿而已至於億萬蒼生陷於塗炭則置之相忘之域環顧朝臣孰敢為殺下任其治亂之責以盡其才與誠乎嗟乎群臣不念天討只固其位者雖無補於邦國其各自為家計者

嗚呼國事之謀非一日之積自先利後義之論勝而庶官不得人自容身保位之計熟而廟堂無違白以至股肱大臣偷安尊重而不悟銅駝荆棘中只在歲月之間譬如萬斛之舟維楫不具衣靴不補縫之風濤之中而稍工醉倚樓榭嘯傲自若及笑絕叫者為愚狂也臣知周顛之流源比之王導之大言則職矣相冲之深復比之謝岳之矯情則智矣下壺之執吝比之庾亮之虛曠則忠矣

竊謂廷臣氣像萎縮賢者只欲持身寡過而不賢者汲引倚輩托公營私在職之人皆無固志少有人言引疾避事朝廷尊除不成模樣其於治亂安危漠然不入於心言及經國遠猷則賢者頰眉猶憂上意之難回其必諉之以無可奈何若不與者則直加非笑以為愚妄廟堂絕達白之議六部守文墨之規全諫毛舉細故摘人舊惡以為日課侍臣尋章摘句開言漫語以擬啓沃未嘗聞一人憂深思遠提挈綱領直言極論者此無他殿下不以有為之志昭示群下故廷臣疑殿下惡聞達耳而不盡其忠也噫自古入臣之獻忠者先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救無及此所以死病無良醫者也今日之象非先事之言也剥床不巴必至於膚引繩不止於必至絕豈可以目前之幸免遂以為終得無事也哉○政事堂為養病之坊黠夫大臣於國家事無所不知然乃其所重薦拔賢才黜退闖茸則無有銓衡之責匡救君上之闕失舉

正官師之德則無有全閣之責若夫謀大倖決大事脩明政教使紀綱不紊除害興利使民生樂業此則大臣獨任其責令則不然賢邪進退無所預知而曰此銓部之事矣君上關失官師德則無所匡正而曰此全閣之事也至其事俸之爭政政教之失國家生民利害之大者則曰非吾所及以俟能者而為之至考其

所務與其所違則乃鉅頊之甚凡人所著談者此則近來大臣職事之弊也

州縣守宰以官為家故自非其拋棄之人無不粗知官事而京司庶官泛之隨行已成規例故簿書文移往復專委於下吏之手百事弛廢全無條理民蒙其害國受其弊良可慨也國典計仕之本意固欲其勤仕也而今則一曰內盡署一月之仕簿而該曹只得按簿計仕故法為文具了無案益今宜略倣漢代五日一休十日一休之制明下教令使京司庶官旬之內只許兩日休暇其餘八日則全皆終日在官治事如此則官事庶可盡舉矣且兩日休暇亦足以自展私事本非刻急之制而人情恬憺之際必大憚厭必使六官長前詳考屬司之勤慢日終時季差行責罰然後朝家教令始不歸於虛文矣

陳新在日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約如孔子之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長壯而已豈有高位高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乎

朱子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邀旋撫去為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之明理會有人員能聲及不經挫折却其大懼了了之一切初方為圓且德隨俗者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以不見吏民為治事為得策豈在前只不理會庶民自不來以為止訟之道

伏惟聖學高明春秋晚元於事理物情靡不洞究如是則危夫豈有未能照燭之端走置朝著殆同奕奕矣斥臣僚無異契履堂三國事草之微去因忙錯了略不疑難感罰而臨之則物無不靡然而摧沮爵祿以餌之則人無不踴躍而爭進伸縮擇縱一任已意毀下之意不過且番之人不務志意則更用他一

番人使退者知俱進者知勉於國無傷不知一場進退所傷滋多何者局面累換人志不固當其究用常依朝不謀夕之心凡有事為輒多却辭及慮之端曾不得展布事体尚何望殫竭心智是以居言路者未能盡心論列任務概者不得盡持擔當之意少顧瞻依阿之態成習俗漸痼風節益消惟以保全姓命為務置國事於相安之域此固群下之罪亦由殿下道事之不得其方者也

君臣交泰 附際遇

君臣

明周鼎疏曰君父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顏順志敦志樂於家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易所謂睽非忘人之義矣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吁咈諷至和於堂陛不然君怒上於臣懼於下則易所謂否非養亨之道矣

交泰

登若水疏曰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時然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難而不亨陛下聰明燭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屯夫而消必於至否之而不消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譬昔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瘳元氣之劑故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字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

際遇

君臣交際猶天地之相遇也在易姬之象曰天地相遇萬物咸亨也程子之傳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是故明良相遇肝胆相通密如父子合如符契骨肉之親不能間鑿金之口無所容然後言行策用庶績以成三代聖王皆由是道未有上下不際信而能成治效者有也

陸贄曰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蓋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為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之育情不

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魏了翁曰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天地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消蓋天道不下消則地氣不上消山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否為損為蹇為未濟又即其天序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事居上者必以下消為用在下者必以上消為功天地萬物之理皆莫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顯不曉然也哉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踰斯世於泰和也

易之歸妹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瓊湖胡釋之曰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為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為六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難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建安丘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氣交之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心交之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

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交矣卑高而陳貴賤位矣其分之四若是截然矣文王作易以天上地下為否以地上天下為泰者何也其所以相下乃所以相交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有交位而一氣升降故安功成君臣有定分而一心交孚故王功興夫天氣洋洋之發育萬民盈天地之間者莫不受氣而資生飛潛動植各遂其性晦明寒暑各順其序天向嘗有作為哉亦氣之升降耳聖人御極法天而已故人君端拱於上而群臣奉職於下智者竭其慮勇者奮其力能者效其才至於匹夫匹婦之愚無不獲於上事功各與德業彰明聖人何嘗自用其聰明哉亦一心交孚群臣承化之效也是以泰之反為否之所成由上下不交也其為象在天地為消降開藏陰寒慘冽之象在國家為群臣乖戾邪正易位百職廢弛百姓怨畔之象殿下試取易中否泰二卦

君臣

交泰

際遇

觀夫聖人設卦之本意諸位解經之訓說則必能曉然消長治亂之矣概

自古君臣之際其所以不相孚信者有二端焉人君剛戾自用聰明好察猜疑滿腹好惡靡定設法以御眾之任意以裁之使群臣恐懼畏忌救過不給其事一也其或繼世之君生長深宮位勢懸絕以趨走承順為恭而悅其奸諂以諛說爭執為傲而不盡其情察飾運於上而默然輕視深居於內而邈然不親愚智雜居而不能擇忠邪并進而不能別使群下解四方難心其事一也由前之說則非所以指擬於今日而由後之說則歷代之通患當今之所宜鑒者何以言之蓋聖上求治非不加矣而無惻怛之誠接下非不寬矣而無孚信之容大臣或以軟熟為忠而殿下不之責焉全諫或以公論陳啓而殿下不之听焉古之英君詎辟或於舉措之間顛倒四方之憂傑濫耳動一世之規瞻使智者蔽其謀勇者效其力勸忻鼓舞不滯情奔走職事有成功而殿下則未之能焉盈庭具僚皆無握手喻曉之歡而四方奇士又無覓待詔之屬雖以職事相承名位相維而恩義邈然情志不通若是而上下可謂交孚乎

昔者中唐之於趙光祖也可謂聖主相遇矣而陰邪忽入在腹如明鏡蔽於塵垢而惟諾於一榻之前夜而墜落於十仞之坑今之士林傷弓雖遠餘喘尚存小臣嘗以淺見為說中廟固是聖主而過於虛受君子之言雖易進小人之說亦易入矣今則不然察言必詳傾听不為君子雖閔難契小人亦不敢問以非道矣聖明之代若無士林之禍但恐民窮國蹙亦通無策終有土崩之執耳○胡五安子曰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源也宋神宗朝蘓軾曰初葉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允在朝廷者皆嘗試滄浪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接薄是故不為近憂而漸為遠患及其一朝國已不可救矣

傷念君臣尊卑此則天地其分至四而上下相須此則一休其情至密君之待臣貴乎誠意交孚而不貴

乎馳驟束縛下之事上欲以直格敵替而不欲其依阿承順古今治亂否泰何嘗不由於此義之不明乎
上古君臣之際一何簡易也都命吁咈而已充舜相傳百餘年而見請政今只兩典後世君臣禮遇甚盛
而情義愈薄政令漸煩而治效日降史籍汗牛而所規者少噫不逢堯舜後世之忠賢足可悲也
萬曆中韓敬曰夫君臣之際天地之交字其先天而開恭也相與定一世之鴻圖其後天而保恭也相與畫萬世之長策
相得益章倚歟休哉乃良辟誼臣千古希觀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難而一德難也以旅饋而執弁紳則
紆弁推赤不勝煩也以青蒲而撼紫閣則削草補續不勝格也此一心所為難也陽燧見日而燃陰渚見月而
津亮哺而谷風生龍興而慶雲集君臣亦然或不介而自親或暱之而命遠此一德所為難也易之傳恭也曰
上下交而志同恭之為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為事身視臣庭而家視寰宇身之血脈不流則肝膽營衛
必有結輪之患結輪不已究且移之腹心疾之情誼不和則奧全亞旅必有澳散之虞堯且移之至伯
又曰臣嘗讀易而得聖人之微意彼乾上坤下若適得乘載之恒而反逆名為否乃上行下消若互易尊卑之體
而適得之謙可見上下之交皆不由心德之不一惟一德故一心故一体世豈有欲恭而不交欲交而不交欲交而反踈兩相疑貳
而能共襄太和者哉陸贄有言為上莫不末治為下莫不願忠而恒若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於上之情莫
不願知於下而恒若九弊不祛也祛弊而通情合情以圖治真君臣萬世之善鑑矣
丘瓊曰臣按上下之分難殊矣心之理則一也上之人有偏心難事也有偏心難事也有忌心難事也有
疑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難知也厚見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事者
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狂狷者難知也蓄姦者難知也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
若知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乎心易氣以與人寬仁大度以容人至誠惻怛以恕
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以其所視其所由察其所安

又如所謂不達諫不億不信抑亦先覓者明知矣

欺詐

欺詐

程子曰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存所怨事有類欺者存
朱季釋云由要好者却從外糊真卿云此自欺之端也○經世書曰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許魯翁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柄不無易欺於奸臣則所以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
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而至此欺高可防耶彼挾詐用術千變百
遷以蓋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矣○文奸欺世無不受籠絡
孟子曰大人者其不失赤子之心者也饒夔子曰赤子如飢嬰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
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養以養正聖功也
靖康中范宗尹奏曰方今天下事革甲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至甲後夫鹿與馬相去遠矣然
趙高謂鹿為馬而二惑焉是以天下而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崇字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殘
吏莫不以欺罔相高而奉事上詭縹朝堂

君臣相須

君臣相須

孝宗朝李春曰易經推八卦之象則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嵩為目艮
為手兌為口故取諸身也仲乾之君任用君各子有攸當如保一身則盡善矣
又曰嘗謂易之為書言君臣之深切者明者也剛健者君之德柔順者臣之道剛柔陰陽又以別君子
小人之分也凡九居五六居二謂之當位剛柔之正也而六十四卦九居五六居二者十六考其辭則九
居五六居二者小利六居五九居二者多吉何哉蓋聖人之戒也君德剛健其用貴乎柔中臣道柔順其用貴乎

剛中也臣謹以臨遯二卦明之臨剛浸而長將恭之時也先使以誦臨民之義上臨下也九二之辭曰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未順命也順上之命臣之義也而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始未耳未者有所待也臨者二陽之卦咸者三陽之卦也得三陽下交君子道長則初應而四二應五則成咸矣為不知此而及民失臨之義夫恭之時尚何不言無利哉惟六五柔中不居其知而能用二之剛中而任之不責其遠以順命故曰知臨大君之宜言行中之謂也故大衆曰君子以教思無窮窮於保民無疆此五能任二不責其應二能任責不遠應五志在咸感惟保其民所以自表之也其或剝民以奉上也為辭而面進用者乃疲也者也豈識咸臨之義哉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象曰小利正浸長也不言柔不與長也六二之辭執之而用黃牛之莫革之勝說象曰固志也蓋六二當位得君志於固位者也執如牛革牢不可破伏於在下言莫能盡故居中而不言中居正而不言正不言利者無咎惟此一爻不不言遯聖人之意可見矣九五當位所賴三剛為助二陰尚微正其志而不與其進故曰嘉遯正吉以正志也然則不免乎遯者遇時者也君子十人不可察於柔中剛中之戒豈不切哉陛下剛健中正聰明神武不居其知虛已受人深得知臨咸感之義適當剛長將恭之運愚意內外之臣或有志在咸臨而未即順命者或有志在固位而莫知勝說者願悉以易察之使君子各得其所將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同志矣○朱子若元素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陳次升曰物現易以龍名以馬名神蓋龍變能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焉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乾不能神運而成物之功必資于坤不能神成而生物之化必承于乾○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尊臣貴正不貴權易之坤曰先迷後得主利傳曰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本草藥有君臣佐使處方者當一君三臣三佐五使大抵有為之君必有所敬信之臣相親如父子相得如魚水相調如商相合如契符然後發言無不用道無不行事無不成若克之於舜之於禹皋陶湯之於伊尹武丁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是也

君臣相須

股肱之奉元首不以頽碎而關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又不以微而廢於視聽陳大猷曰謹按蓋微舜以臣鄰命為見君臣之安執勢繼之而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安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汝翼明所以愛遯身之所欲臣以君為心也胡五季曰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符不明君諱其臣以富貴臣于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源也既汨於利夫末流其爭禁乎此代之治所以不復也○又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必乎天而時行者也嘗觀英廟之任黃奇者非佞者也非材臣也特以木訥剛毅不向從君違者當英廟時歸攝未竟任事多可更革而二臣者不勉以王道徒以雅鎮為高是豈能替衰吁喻如唐吳之益被者乎然臣賴以維持至今者皆英廟之力而二者為臣能佐也如皋陶益稷者輔以為政則其功到豈如是卑哉昔皇明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有曰舉大業者不可以神運居大賢者不可以神成入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臣等侍達群情又曰報月總彙稟安能每事益善而賴左右益志補過耳其論府院諸臣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不任則臣臣職亦不任則君事勞又曰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取否耳若君能取臣、取吏則治否則亂蓋深師主臣相倚之執力氣運共造之機用能身闡乾坤手洗日月以開二百餘年安瀾蒼生之治禮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君反服古耶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有曰反服之舉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墮諸淵無為或首不亦善乎或首為兵未果攻也○天下奇者常有而天下明君世不出故天之降才于夫而一人之才之遇至千載而一君世宗大皇帝論君臣曰天生蒼生立以司牧天不自有所為必借之君之不神親庶政必委之百官然則人主與百官均代天理民當日慎一日以不令天心為慮臣聞元首股肱一體相須故必上下交孚而後可以做國事臣竊念殿下自即位以來四十年間凡為殿下之所親信者幸者鮮有得全其始終惟其人或有賢否而亮厥所由則或昧於居危滿不知為盈有以取之固亦有自作罪惡以伏刑誅者而要之

局面屢換國無親臣宗非聖世事也加以色目岐分私意橫流每有一事一說無論大小皆放之於彼此之偏論無能引問其是非得失者而殿下亦惟時設之是詢此豈可互相消情交孚之道哉以此在廷之臣莫不人懷苟且其懷祿未進者且為目前之計莫思長久之念以未為全於世不見有人擔當國事以治亂安危為己任者今日大邦之憂可謂於是而盛矣蓋亦世變之使然也殿下每見有不仕輒申分我之責而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至於中批之除庸堂之薦則率多徇例之輩未中有才望之是著事功之可犯者無故陞登令人不服此輒不改則臣恐危懼日加嚴教早終無濟以寧之美而國事益至於莫可收拾之慨矣

君臣警言

明章翰疏曰唐吳兢之君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論陳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曰予違汝弼亦無而或臣

戒君而曰遊于逸同濫于樂上下之間相告戒故能贊衰治化而致雍熙之盛

曾肇曰聖人之性其人同在惟其初而已故以舜之為君而禹若以禹之為君而共其成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為君而

太保作旅獎以訓至於成王而訓成蓋詳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篇召康公休公列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皇天親有德

鄉養有道其海可謂諄矣故成王以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為賢君者諒之得其當而導之通其理故也

真德秀曰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宗子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及凡有過子弟爭之

子弟有過陪隸言蓋一序之事休戚室同凡其第之相親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接何以異此

又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陶以逸欲戒禹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亡是而

始為是言耶人心惟危自首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忘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為以法

首益之告舜也首不其嘆而曰戒哉儆哉無吳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以戒則言同者凡五同夫法度同游于佚同濫于樂同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同嗚百姓以從之之怨是也言勿者凡三任天勿謂去邪如疑、諄勿成是也此蓋戒辭也而終之曰無怠

君 臣 警 言

無流四夷來王蓋人君能於是八者戒謹儆懼雖異類莫敢不來王矣

董真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無恠其然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舜禹初不自知其聖則其引以近戒其宜為過戒當時黎民於

變此室可封而內則有丹朱之可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者聖所以警聖也

呂東萊曰畢公漸虎四時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有周曰不克周曰民實之戒康亦敢十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

臣間常法初不以香艾麻也

通寧問曾南豐劄曰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鄉養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至履

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慎者明之至智之益也如此者非周初然唐天皇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之業二日百萬

核別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吳之所同也

戒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

醫部全錄

卷之...

...

...

...

...

...

...

...

